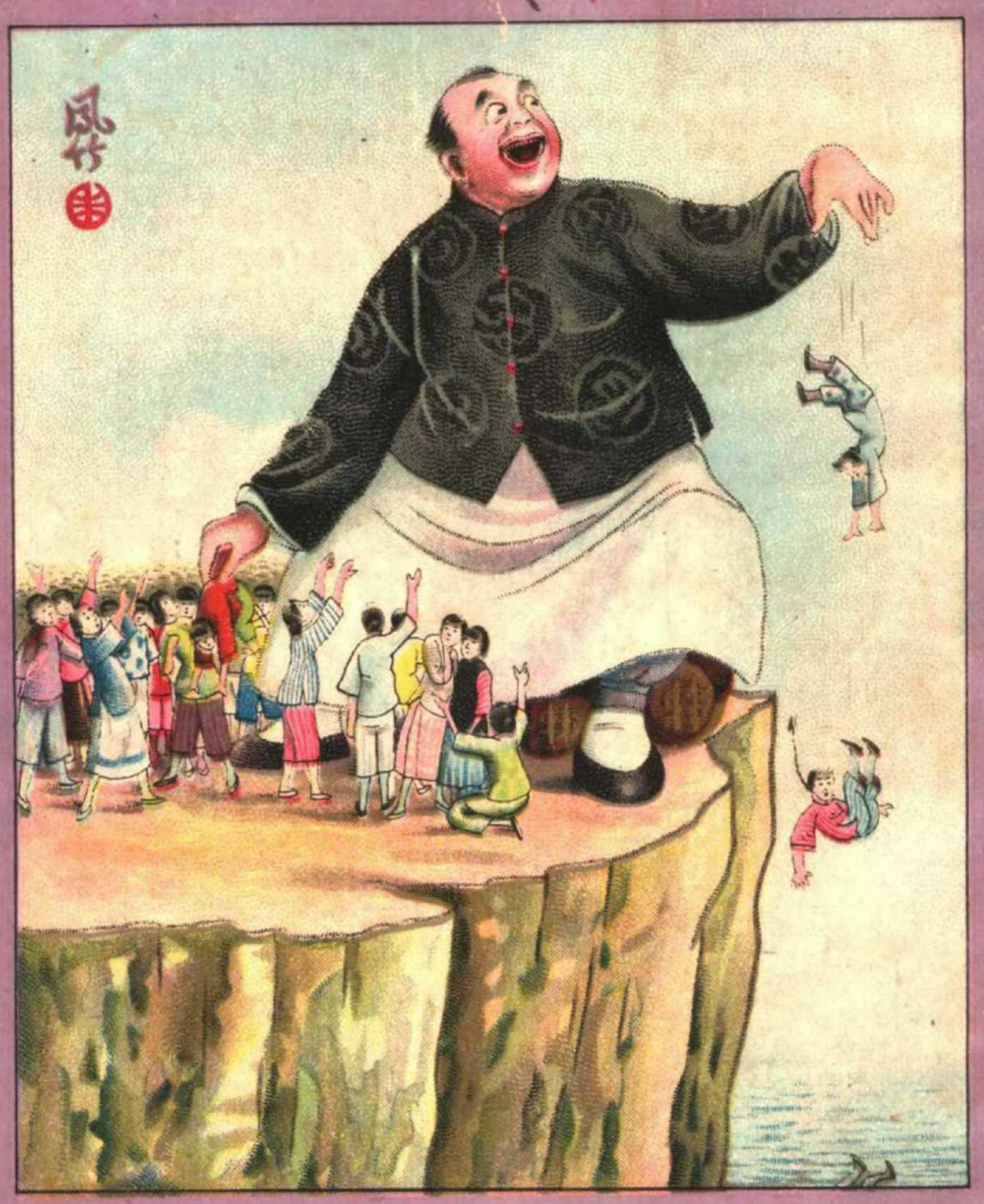
星期

第四一號

天笑主任

婢妾號



THE SUNDAY No. 41.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爲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一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一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一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爲本社所有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民國十一年陽曆十二月十 陰曆十月廿二發行

星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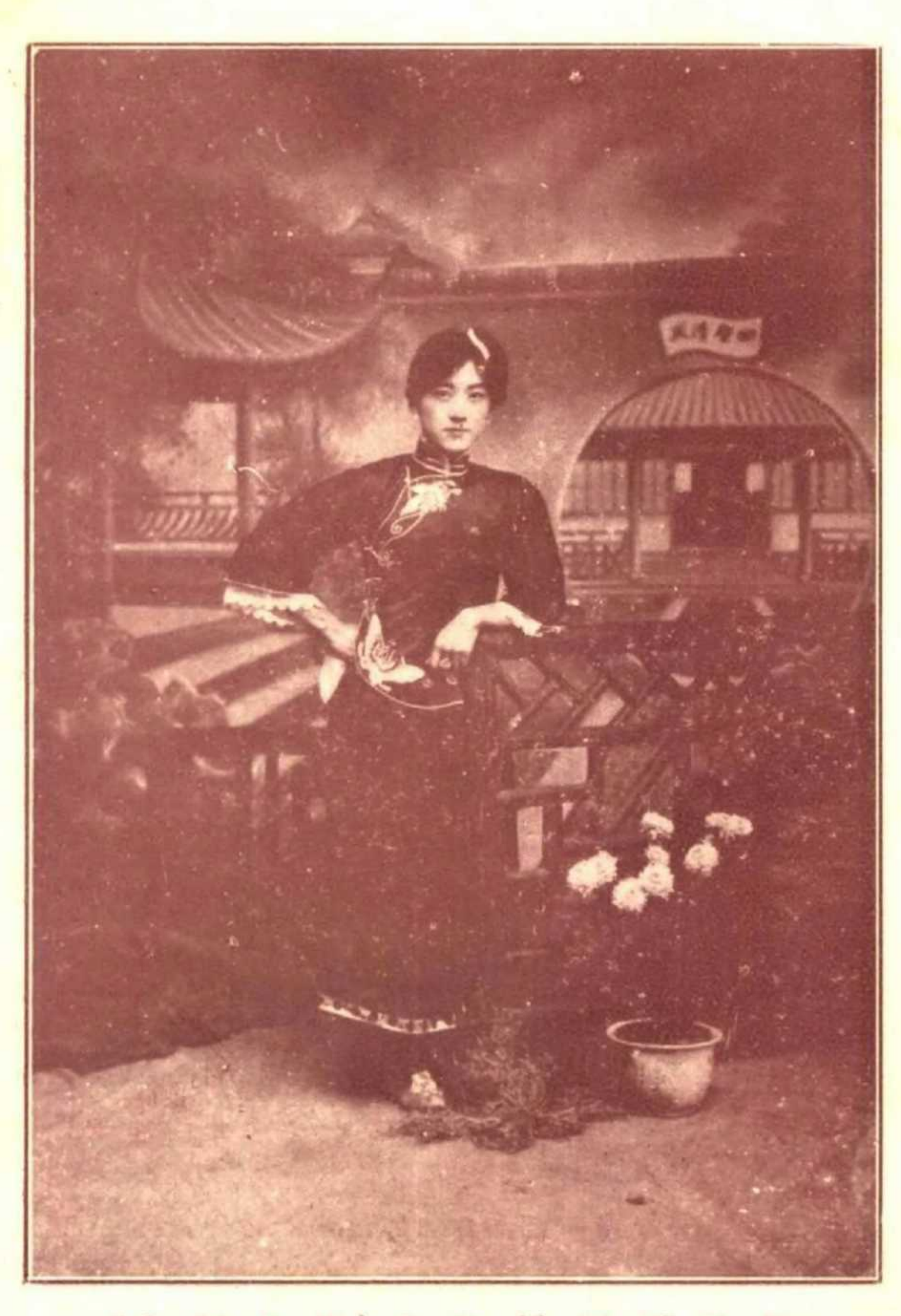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一期（婢妾號）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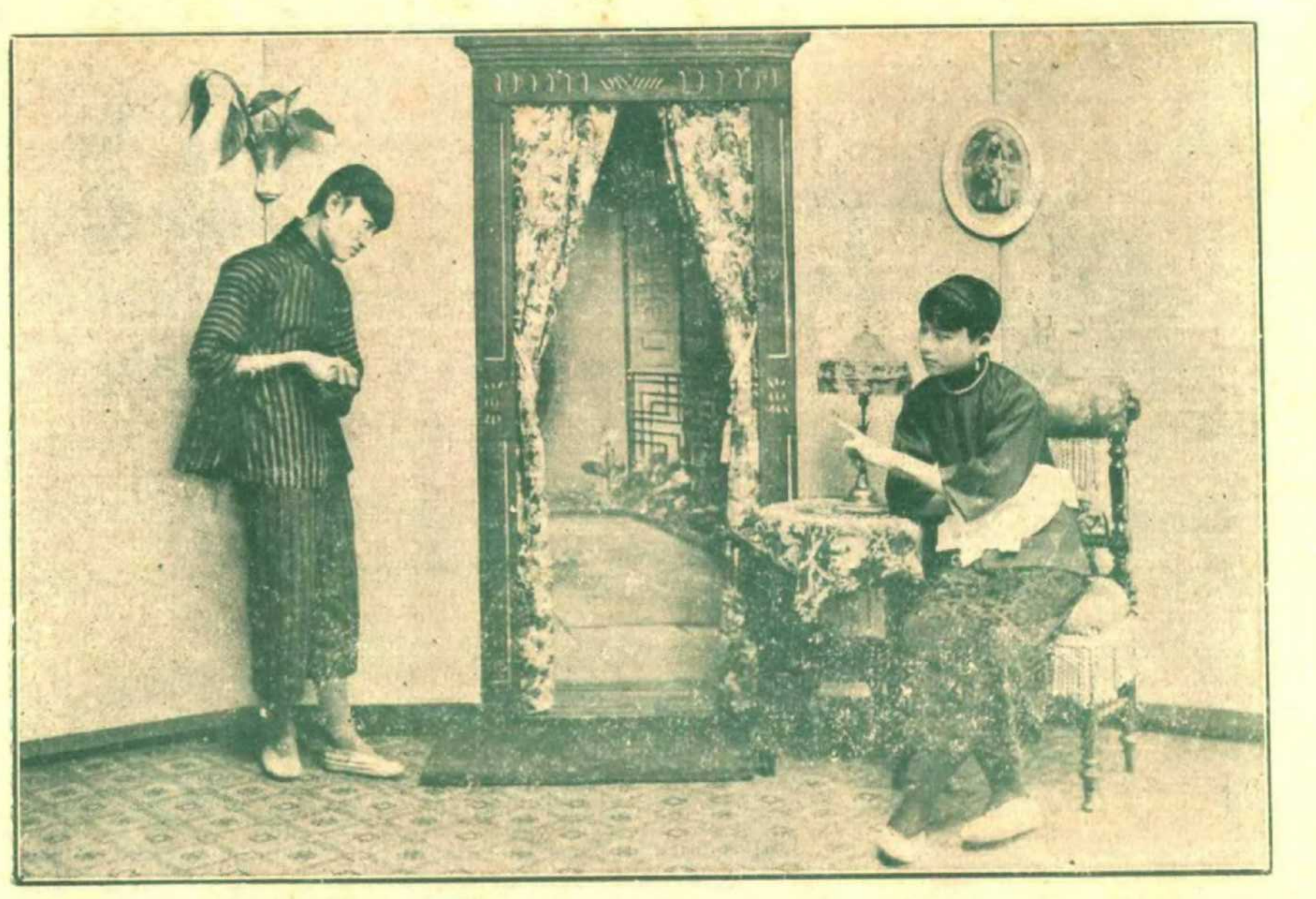
本刊定價

冊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冊	一角	一分	三分	四分
半年廿六冊	二元二角	二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一元
全年五十二冊	四元	五角	一元五角	二元

注意 本期婢妾號另售每冊二角預定者不加



沈映霞所扮演之（崔將軍妾）



郭鳳子沈家驤合演（銀鐲）

請用國貨

五洲固本肥皂



五洲固本肥皂係上海五洲固本皂藥廠出品該廠卽歐戰前德僑所創辦[illegible]固本肥皂廠去歲由五洲藥房[illegible]買後遂改今名所製粗皂堅結耐用經霉經暑無劇烈及泛潮之弊香皂則重用香料馨香馥郁歷久不變爲國貨肥皂第一良品如蒙惠顧價目克己上海及各埠五洲藥房及各洋廣貨店煙紙店均有出售

上海 五洲固本皂藥廠 五洲大藥房 謹啓



寶塔牌
TOWER
CIGARETTES
寶塔牌。真可寶。烟味香。烟色好。烟絲細而長。烟價真公道。更有一語告諸君。此是完全國貨造。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本行爲勸勵儲蓄起見各項儲蓄利息特優章程繁多茲摘舉數例如左

▲存洋一百元滿十年可得本息洋二百六十五元有奇（丙種）

▲存洋一百元以上五年期息一分二厘每半年付息一次（戊種）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有奇（己種）

▲每月存洋六元五角八分滿五年可得洋五百元（庚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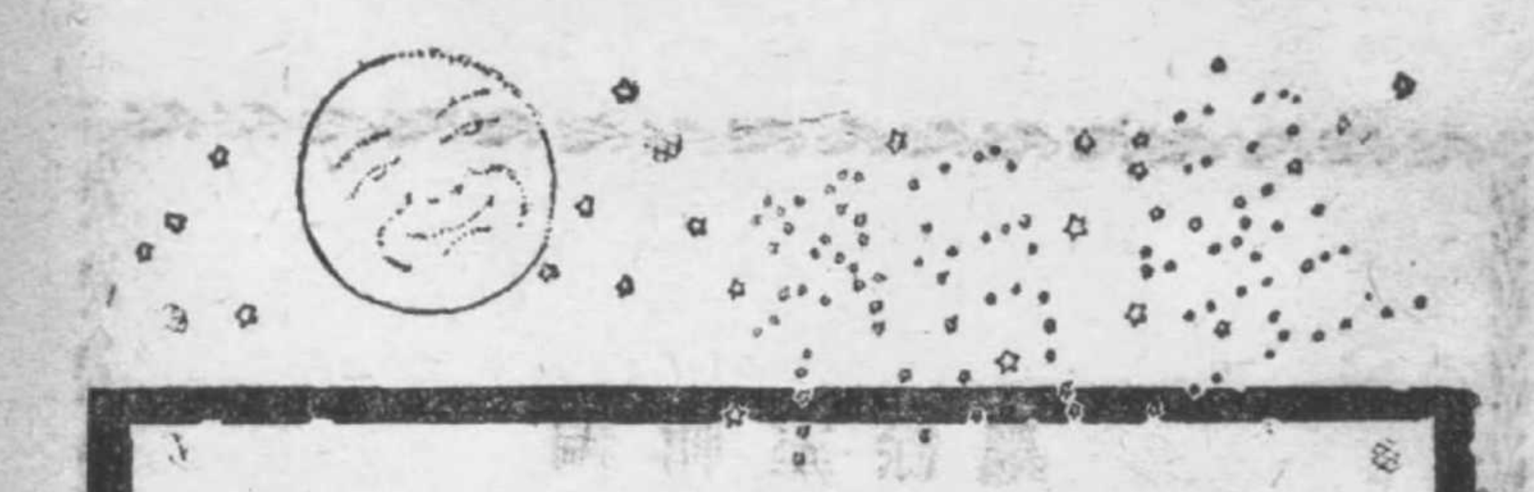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上海分行啓

設在上海天津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晝靜人倦





第四十一號（婢妾號）目錄





廢止婢妾大運動

天笑

民國的某年中華民國全國的女子團體舉行廢止婢妾的大運動經數年的宣傳有志者的援助居然喚起了婢妾自身的奮鬬在前幾年禁止蓄婢禁止納妾早已成爲法令但這是社會問題不是政治問題要人民互相警戒互相監督無如那種資本家有財勢的人還把女子當做附屬物賣買品因此婢妾還不能絕跡遂有這種大規模行動

這時全國的女子團體組成了個廢止婢妾的聯合會專運動廢止婢妾一事雖然這是件社會上事很得司法界的力量不小那時中國的司法總長張坤權因爲他的母夫人就是人家的婢女吃盡種種凌虐之苦後來嫁與張總長的老太爺就是做了第五房姨太太卻幸別的姨太太都不曾生過小孩子只就他生了張總長一人撫養到十二歲的時候他母親被大婦打了一個耳刮子氣出一場病來幾乎要死幸而苦盡甜來兒子做了總長大婦也死了所以張總長刺激了這件事現在做了司法總長對於法令上禁止婢妾的事倒肯認眞辦理

聯合會是分頭進行的最奇妙的他們組織了個女子偵探隊本來各國當女子偵探的人很多爲的是女子心思縝密態度從容這個女子偵探隊便專偵查有什麼販賣人口的機關自從這個女子偵探隊設立以後使令這販賣婢妾的機關不敢成立一年年的減少起來了從前很破獲了幾個絕大的販賣婢妾機關一個是在上海那時上海公娼禁絕私娼盛行他們有一個極大的賣淫所兼做賣買婦女的營業破獲這個機關時共查出婦女一百七十八人都是賣品他從江浙皖贛各處去收集來的臉子好的預備做妾臉子醜的預備做婢一年的盈利可也不少咧一個是在香港這一個人數更多有三百多人連幼童都有在內一個是天津因爲北省常鬧災荒做販賣婦女的人便利用這個災荒到各處收買災民的兒女災民到啼飢號寒的時候想這兒女們在家也是餓死便以極賤的價被他們買了去他們就買了慢慢兒的給人家去做婢妾這一家破獲的機關人數更多共有四百多女子再有一個機關是在漢口這一處和上海的情形差不多人數也不過百餘人其餘零星的小機關更不計其數

偵探隊破獲以後把販賣婦女的人交送法庭治罪他的財產充入廢止婢妾聯合會作爲經費把所買來的人一一送歸他家屬具一個永遠不再出賣的切結并託附近的會員隨時偵查隨時照料將來配

給人家也要通知會中會中又在各處設立了女子職業學校往往有破獲了一個機關這裏頭被拐來的女子無家可歸的小的便送公共育兒院大的便送女子職業學校由聯合會和幾處實業家訂明可以用女職員之處一概用女職員

自從這禁止蓄婢以後人家再要買婢女卻是違法的了可是已買的婢女永遠教他終身為婢這也非人道主義因此聯合會議決凡非雇傭制的婢女如有賣買行為者一概脫籍倘然主婢有一種恩義的只可作為雇傭制所有賣身文契一概繳出銷燬又婢女無論有什麼過失不許毆打毆打即有罪婦女偵探隊為了這一件事着實熱心雖然政府下了一條很嚴重的禁止蓄婢令可是他們還不肯解放自己家裏的婢女女子偵探隊查到這種事帶了那婢女就走要是他們不肯放便報告司法衙門帶了法警提取那家主人依法起訴倘有毆打婢女的驗出傷痕立刻提取行兇者照普通鬪毆律辦理

關於妾的一方面却比婢難辦得多因為有一個戀愛問題在內其不願為妾又與那男子感情不好的或者是被迫而出此的原可立即脫離往往有一種因為戀着這男子甘心為妾不願脫離的又有已生下了小孩子關於兒童前途問題的還有年紀已大關係已深萬不能離開的更有丈夫已死情願守節的所以關於婢的問題直捷爽快的解放完了關於

妾的問題却有種種爲難之處聯合會於無可設法中定下幾條的例來

一、今後中華民國的人民永不得有妾之名稱

二、自民國某年始無論何人永不得娶妾

三、以前發生戀愛關係女子一方面有不願脫離者仍得以夫婦相待不作妾論

四、如有不願爲妾者由女子一方面提出可立即脫離

五、所有賣買身體之契約一律銷燬如有存留者即作爲違法論

六、處置家產之法家有數妻須平分

七、私生子庶子與嫡子平等

聯合會不過定了這幾條大綱其餘細目甚多但是關於妾的糾葛事件實在比婢的事件要複雜得多可是大多數關於經濟問題的容易料理關於戀愛問題的正不容易處置聯合會往往也弄得束手無策可是聯合會的宗旨就是憫這婢妾們的苦惱有種種的不自由解放婢女婢女沒有不願意的至於妾之有戀愛關係只要他自己不覺得苦惱不覺得不自由已成之局也只好隨他們對於未成者加以取締而已

這聯合會的經費倒很充足便是女界中捐贈的也不少因此設立了許多女子小學校與女子職業學校他們宣言待這廢止婢妾的事辦妥了使婢妾永

遣絕跡以後這個聯合會就改成女子職業聯合會了因爲這種習慣深入人心恐怕死灰復燃現在取締雖嚴尚有買婢蓄妾者所以他們便發起這個廢止婢妾大運動游行

這個廢止婢妾的大游行當然是由聯合會發起那聯合會的會長你道是誰就是現在司法總長張坤權的老太太那位老太太說我是婢妾的一個領袖我也情願在大游行中做婢妾的一份子這時凡各處已解放的婢妾都加入此大游行他們的順序第一、是聯合會各會員第二、是女子偵探隊他們都有一律的制服還有因公受傷的幾個隊員也一律擡了出來他們沒有一個見了不肅然起敬愴然淚下第三、是已解放的婢妾婢女中已有做了某博士的夫人的妾中也有已做了某外交總長的夫人的他們在此次游行中並不以爲辱這一隊中第一個領頭的便是司法總長的太夫人第四、便是職業學校的女學生第五、却是英美德法日本各國的慈善女士在這聯合會裏也曾幫我們忙的這時爲了這個廢止婢妾大游行傾巷來觀的人非常擁擠而職業女學校裏女學生又扮演種種婢妾的故事加以種種點綴夜間又舉行提燈會十分熱鬧

這個廢止婢妾大游行先在北京舉行繼而又在天津又在漢口又在上海又在香港各處都舉行了因此感動人心不少到了民國二十年買婢者已經絕

跡了蓄婢者也已經解放了雇傭制還不能廢納妾的人也漸漸沒有了只是戀愛自由的聲浪卻愈唱愈高廢止婢妾聯合會會員因爲這件事却也會議了好幾次他的議決案卻寫上一條道本問題太大當隨世界潮流而進不在本聯合會範圍以內可以不議

臣與妾

婁章

向者女子對人稱呼，自謙之詞，恆稱曰妾，現今已覺悟，不當有此稱謂，竊意民國詞典中，有兩字可廢，即「臣妾」兩字也，臣與妾，向本聯絡，今則不復見此不名譽之字矣。



金屋啼痕

倚虹

貴人某多金而盛蓄姬侍列屋以居者不僅金釵十二也某媼歷高門華閥久善伺主人喜怒聞貴人某賚奴僕豐且厚乃多方夤緣入其家執役於貴人之某姬不一月媼告退去出謂人曰雖日畀衆金我不堪此地獄苦也衆詫怪請媼略舉以告媼曰貴人家有樓樓凡五楹前後各二合之殆十楹矣絕宏敞樓僅一梯貴人居樓下長日踞案理文書梯在貴人座後誰何上下必經貴人前婢媼有往來頻數者貴人努以目相率緣梯還樓上噤不敢聲貴人盡納諸姬於一樓姬若干猝不能舉其數蓋樓上居者或姬或婢名曰繁夥貴人視之姬亦婢婢亦姬二而一一而二也然我輩乃大苦矣稱謂偶謬受者必不樂聞貴人遇諸姬似無所愛憎何以故諸姬釵飾均一致衣履又多布素月費有定額數極菲薄姬侍有黠者瞰貴人有喜色仰面乞加懋賞貴人笑曰人生雖是得溫飽我今溫飽汝恩義極矣倘復何求於是諸姬除溫飽外亦不敢別有希冀相與猜嫉恐泯以爭妍取憐爲多

金屋啼痕

事零丁孤苦互相慰藉一樓多姬終歲無誶詬聲懾於貴人之威者半無所爭無所妬推誠相與者亦半。

諸姬親暱貴人所弗喜也何以故貴人視諸姬直囚徒終日岌岌慮其叛己三五聚談貴人疑爲沙中偶語設爲貴人聞見必嚴斥之或謂前有數姬以形影過密相機結伴竇遯貴人懲前車時時引以爲戒也故多姬噤聚一樓終歲無聲息縱有話言聲絕細如蠅防爲貴人聞也歎笑聲更不敢作偌大一樓正如曠國陰森之象大可怖人樓之四周初咸有窗以諸姬故闌以鐵梗鐵梗以外障以鐵沙玻璃亦易以堅厚磨紗者春秋冬禁啓玻窗僅許透光夏則弛禁然亦僅許啓其半入夜嚴扃如故其實窗外復有崇垣即諸窗洞啓但能微窺天日他亦無所覩也顧貴人日猶戚戚防範之或疏我輩以勞力傭工非姬非婢寧能坐此牢籠耶諸姬長者已四十許人稚者才十六七婢則十三四乃迄二十悉備十三以下之婢貴人弗欲延之登樓似不合貴人之所需也貴人歲必納新婢二三逾年婢而妾矣故婢數之增亦妾數之增婢無止境妾亦無止境推陳出新一樓濟濟也貴人此中亦大有斟酌年事稍長進御已數者驅而之後樓新進少艾則否樓中人私諡後樓爲枉死城以置身彼中去死日近。

貴人有嚴令無論姬或婢上樓之日非得貴人諾不得下其實貴人

永無允許下樓之一日歲朝令節貴人亦不責諸姬以禮法不必拜跪慶祝貴人匪蔑禮唯恐諸姬下樓耳姬婢中有病者貴人亦禁醫登樓貴人諸藥性出丸散之屬相餉有服而愈者有因以不起者亦有殗殜淋第微呻疾苦意若求醫者貴人亦屹然弗爲動蓋貴人之意死一人事小毀一樓之法事大也必香消玉殞貴人乃許其軀殼下樓

吾所事某姬登樓十一年矣非特門外事不知即樓下是何景界亦茫然吾得間偶述都市變遷里巷瑣屑姬詫爲異聞余曰貴人不與言耶姬泫然曰婉孌枕席惴惴其慄寧敢問閫外事乎

貴人有尺籍凡姬婢皆注其姓名於上附以賣身文契等等餘白則注月費若干某衣已給某飾已製開卷瞭然不謬毫髮一日某姬向貴人索衣貴人謂記得已畀汝矣姬泣陳無之貴人乃發篋檢籍知所記訛謬因是樓中人皆知貴人有此版圖貴人治國有賢聲殆家齊而後國治也

貴人治樓威重於恩稍不遂意扑責交至盛怒每呼人操杖最難堪者往往迫侍媼以鞭其所事女主媼或遲疑不敢奉命貴人叱媼曰主人唯我彼輩皆雞豚汝猶庖耳我呼庖人殺雞奚不操刀其剛愎類此午夜夢回一樓人靜有時聞嬌啼隱泣聲宛轉哀鳴正貴人扑作教刑也明日問伙伴被刑者何罪其事又絕細貴人慣於細過用

重典此其中蓋別有見地歟

貴人位尊僚吏咸詣府白事以故貴人恒不出門有大典偶出徼拽樓門砰然鎖合巨斧莫能闢貴人歸投匙乃啓門外有邏者樓上媼有事出必奉命於貴人貴人諾得出及門守者遍身摸索乃放行夾代傳遞雖片紙尺楮皆犯禁人門檢查亦然大凡貴人御下愈親近者其疑愈甚待我如罪人云胡能堪

樓上飲食茶水皆有媼專司其事卽雜用必需物品亦依時送樓不憂匱乏因是諸姬月費一無所耗貴人隔年必一收謂交我爲爾輩彙存寄諸銀行子母相權可成巨數諸姬烏敢抗雙手以奉貴人乃席捲而去微聞貴人語人曰小人挾金必懷異志此亦貴人消弭異志之策略也諸姬以一身且非己有身外之物又何論焉

貴人有妻妻有兩子皆異宮充貴人下陳者無慮嫡室之相凌顧有一事絕奇樓上諸姬無一生子女者卽流產亦未聞或云貴人老矣或云貴人多慾而寡男其實非也貴人固知醫凡有姬侍未御必先飲以藥趣其斷育蓋貴人計慮至周密恐母以子貴不易制足以壞樓法毋寧其已終其身可在我囚禁簾策中也諸姬有知貴人深心者恆歎曰是殆置我輩於萬刦不迴之地獄中耳

尤有一事亦可怪世之納妾蓄婢者志在漁色如貴人樓上羣雌或老醜或多病或蠢劣固不必說餘

亦裙布荊釵類村姑十九皆黃瘦枯臘以言色殊不足漁以貴人之力不難致天下佳麗奈何戀此危樓大開地獄以收魔鬼知之者言謂貴人好名不敢羅豔色以速謗貴人嗜慾貴多而不暇抉擇且美人之絕豔者必負驚才貴人量力正恐不易馴伏故歲糜有限之金錢以收買無限啼饑號寒之弱女色遜而慾固可縱也以是因緣貴人樓上有八滿之患我不忍貪得微金坐觀地獄乃決然捨去臨去之前一夕有數姬乞我致聲其父母謂身入侯門其存其歿家莫聞知我一一依其居址遍訪多已屋是人非不可究詰蓋滄桑幾度矣在諸姬之父母遙望高樓猶以為其女得近貴人依託得所庸詎知已墮落地獄中耶







妾之問題種種

咫厂

某君嘗發其議論曰。妾之問題。根據於中國是否承認爲一夫一婦制之國。法律上是否規定。中國能否破棄宗法制度。不能破棄宗法制度。無子當如何救濟。之須先解決此問題。然後可以廢妾。

某君又謂。一夫一妻制。是否爲世界上最良好的制度。現在世界除中國外。大多數都用一夫一婦制。然而社會學家已漸漸起疑問。此亦關於妾之問題也。



桂喜的收房問題

卓呆

唐辛生夫婦二人不反目便罷反目起來原因總是很簡單并且回回是同一原因千篇一律的原因既千篇一律於是反目的手段方法什麼哭哭鬧鬧尋死覓活拍桌頓脚等也是千篇一律回回相同那結果自然也跟着原因手段方法而來更是千篇一律回回相同了反目的原因從物質的講來却發生在辛生從精神的講來却又發生在他夫人了爲什麼呢辛生向來對於金錢不甚計算一到手便用得干干淨淨用完了就借債質當到第二次錢進門再把舊負償還所以總是寅吃卯糧青黃不接的他夫人雖嫁了這位民國香煙公司內地部主任唐辛生先生做一個繼妻現在打扮得很像一位少奶奶其實伊是鄉下出身所以一個銅元要看得有面盆大小一切飲食起居無一不算得淋漓盡緻隔夜飯伊

情願自己吃到肚中去製造病痛決不肯拋掉的到小菜場去買東西情願被人咒罵伊大秤不肯不用價錢不肯不減買定了貨不肯不再強饒一些上去的所以伊見丈丈這麼濫用自然就要把這金錢做了目的物相駡起來了於是同戲臺上一般賜福上壽唱起直到團圓為止把鄉鄰人家鬧得晝夜不安到最後的結果辛生就說一句結論道我也沒有小孩子留着金錢何用呢這句話一說他夫人就默默無言立刻偃旗息鼓真比退鬼咒還靈不過不曉得什麼意思辛生總不肯早說一定要到二人筋疲力盡鄰家受累不堪之後他方始肯唱這尾聲咧

你道為什麼他夫人聽了這句話就此不做聲原來伊自從進了門別說是生產連流產也沒實行過一次然而伊與人家談到此事總說自己身體很強健定有生產之力無奈辛生前幾年在外面嫖妓宿倡生了一身梅毒早把生殖機能戕伐盡了不過伊這句話不敢當面對丈夫說若是被丈夫聽得了此話一定就回答伊道那麼我從前與前妻怎麼好好生過一個兒子倘使能夠長大今年近二十歲咧偏偏你這廢物進了門連屁也放不出一個你再要說我身上有毛病我就要同你到醫院裏去驗驗看這不生產的原因到底在誰的身上他夫人聽得要到醫院裏去請醫生驗看就此一嚇以後不敢與丈夫提這句話了

不過伊也曉得丈夫的濫用金錢原因全在後代問題上自己又不能爭氣倘使只管這麼下去自己却並不嫌有了小孩子家裏要多費金錢但眼見是丈夫這麼一天天在那裏過胡亂的生活見了親友鄰舍的小孩子又時常呆着出神因此揮金如土就不顧前後了這也不是了局啊辛生在四五年前却聞過要娶妾這提議的結果無非使這位雌老虎擲碎幾樣碗盞扯破幾身衣服罷了因此辛生從此不敢提這娶妾二字在那裏只是長吁短嘆公司中派往外埠去時暫時離開了這牢獄式的家庭便不免偶然涉足花叢暫時做一個慰安在事後他夫人也並非一點不知道所以夫人在伊母親從鄉下來探望時第一項就要與母親商議這對待丈夫的大問題伊母親年紀雖已七十多精神眞不錯半夜裏幫着女兒與女婿相罵時伊的喉嚨也足以驚醒隔壁的隔壁一個熟睡漢子伊在鄉下有判斷禍福的資格所以伊女兒眞當伊軍師一般別人一概不信只是拿這老母來做一個唯一的參謀這位老太太替女兒想了許久便得到一個絕妙的方法就是打算把桂喜來收房想出這方法來的時候眞在緊急萬分之際因爲辛生的老子想用那舊家庭最上之威權來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強要幫着兒子主張用強迫的納妾了所以老丈母這方法可稱四面圓到爲什麼呢對於辛生的父親及族中總算是納了

妾了對於辛生自己雖不能止住他外面的遊樂也可以使他有一個生兒子的希望咧對於這位唐夫人自己更爲完善名稱把桂喜來收房實行不實行這位夫人自有全權的不是很妥當麼現在桂喜在辛生的兄弟和生那裏此刻爲着哥哥要傳後代若去向兄弟要兄弟也難以拒絕罷領了過來不是先可以省雇一個女僕這位夫人可以反而少一項開支豈非十二分的上算麼除了這位愛女兒的老軍師有誰想得出呢

和生十年前在江北某煤礦辦事回來的時候曾在那邊買了一個八歲的小丫頭就取名桂喜帶着回來初和生還沒成家所以把桂喜留在嫂子旁邊使喚到和生結婚後搬往無錫去時遂把桂喜領去的桂喜今年已有十八歲了辛生夫人一聽了母親的話也彷彿像桂喜是伊自己身邊的丫頭不想到從那裏來的了自然以爲很覺正當就是不收房我從小把伊領大此刻不應該叫伊來麼所以到這一天晚上就和辛生提起把桂喜來收房的話并說這麼一來你也有了生男育女之望不必在外面胡亂尋樂了辛生見夫人肯替他計算自然感激不過一提桂喜二字腦中便聯想起一個梳小辮子兩行濃鼻涕的桂喜初來時那影兒來了所以開口就不贊成夫人聽了一來以爲他難爲情答應二來當他外面別有所屬所以也不要他一定當着面答應自己

不管實行不實行先把這題目做去第二天伊母親回家與伊也乘火車到無錫去了伊一到和生家裏恰巧和生夫人回母家硤石去了伊就向和生說明來意要把桂喜帶着走和生突然見伊把一個極大的題目來逼迫他他倒一時打不定主義又想到自己父親也時時掛念着大房裏沒有孫子那我怎麼可以今天拒絕他自己去做一個四面不討好的人呢因此就把桂喜交與嫂子由伊當日乘火車帶回上海來了

辛生見夫人說做就做倒也感激伊的誠意又見桂喜差不多已沒有當年的面影了幾年不見變化得很多此刻正是女子全盛時代的初步十八歲與八歲到底差得太多了雖不打扮臉上一種包不住的處女美大大的在那裏發揮着所以辛生見了倒也沒有十分惡感夫人從第二天起就把所雇的老媽子歇去將一切炊洗打掃家務都由那只吃飯不拿錢的桂喜接續下去了收房問題從此不提

不料歇了半個月光景和生夫婦特地從無錫趕來那位弟媳一進門只是板着面孔半句口也不開和生便向兄嫂說內人回母家去產了第二個孩子此刻回到家中多了一個小兒缺少了一個桂喜事情實在辦不了大的孩子非桂喜去抱他不可換了生人是哭個不停的他母親又管小的孩子要緊我若天天躲在家裏抱小孩子那不是要喝西風麼所以

千萬看我們的小孩子面上把桂喜還了我們罷和生夫人不做聲差不多有不還桂喜伊就不肯回去的樣子又髣髴是說我的東西我就有歸回的權利辛生本來不要什麼桂喜現在見要與兄弟弟媳傷感情自然力勸夫人拏桂喜還給他們夫人雖一味不肯將桂喜由他們帶去忙將伊關在自己房內避着不出來見人然而自己又說來說去說不出一個拒絕的正當理由來伊此時心中本來只想少雇一個女僕並沒有收房那個念頭了所以竟把前天那個嚇得動人的大題目一時忘掉萬一伊這時候再能把收房做前提將不孝有三等話做保護那或者和生夫婦雖不肯就走也沒有那麼激烈罷可笑這位辛生夫人伊只有對着丈夫非常凶悍對着丈夫以外的人竟不很會說話況且伊那智多星似的母親又不在旁邊到底慌得沒有一句正大光明的話可說只是倔強着不還後來辛生實在兩難只好把桂喜從房裏開放出來由他們帶去并且還送他們到火車站方始把這一場爭鬧收場

這麼又過了半年辛生夫人的母親又來探女兒了於是將和生夫人怎麼強橫的來索還桂喜等話向母親一說過幾天母女二人就趕到無錫去要向和生夫人領桂喜回上海那和生夫人也是一個很厲害的人況且今天人在自己家裏伊還怕什麼頓時板起面孔來與伊母女二人鬧得落花流水半點不

肯讓步老太太一想我們失敗了空手囘去我在女兒面上那裏交代得過於是用一個最後之方法坐在和生家裏門口地上母女二人大哭起來於是遠近鄰居一齊過來觀看和生見鬧得如此實在竟不能在無錫做人了你想他現在在某麪粉廠裏做一個經理總算是場面上人那裏可以被伊二人這麼替他丟臉呢於是只得力勸他夫人看破些便把桂喜交給伊等母女二人就此揩揩眼淚拍拍灰塵領了桂喜高唱凱歌而回

桂喜第二次到上海辛生恰巧赴漢口分公司去了囘來時見桂喜已在家中問問夫人也不說實情寫信去問和生連去了六七封信竟沒囘音桂喜到了上海仍舊做伊那做不出頭的丫頭收房問題杳無音信只是清早做起做到深夜但是近來的桂喜與上一次是不同了前天伊等三個女人吵鬧之時桂喜聽得明明白白因爲大少爺沒有兒子要領伊去收房的所以現在伊一天到晚勞動着少奶奶沒有什麼表示伊不免口氣之間也不很和順了差喚起來也有些倔強不能服從咧似乎在不言不語之中含着一種發洩不出的怨氣在那裏執拗着少奶奶也早已看了出來了曉得自己食言却不能使伊服貼於是伊忽然乘着一個機會把桂喜弄得進退兩難把自己做得光明磊落這一天恰巧伊母家的嫂子帶了兩個內姪女來了唐家本來只租得一幢房

子不是多了三位客人有些住不下麼於是夫人在夜飯後故意當着三位女客對桂喜說道今天住不下了你睜到少爺牀上去罷桂喜一聽眞像把一桶沸水在伊身上澆着啊伊還是一個處女那裏能够自己老着臉答應呢於是就曉得夫人的用意夫人也明知桂喜決沒有這種勇氣不過將來如果有人有什麼話要怪到夫人夫人就可以說我是早早把伊妾收房了伊自己不肯啊這不是一句現成話麼從此以後收房的聲浪更一天遠一天咧

夫人很舒服得了桂喜一面可以止住丈夫的納妾二來每月又省了三塊錢的女僕不過有一件事伊很優待桂喜吃飯的時候是三個人一桌吃的對於外人眞像是一位做女僕的姨太了內容可不對不許他們二人多講一句話什麼都監視着夫人從外面回來叩叩門多叩了一下就要厲聲盤問你在那裏做什麼第二句又要問少爺是不是在家夫人倘使回嘉興的母家去就是二三日也不叫黃鼠狼去近雞必定帶着桂喜一同去的不過就是一次夫人回到鄉下去把自己的積蓄來買幾畝田這是連辛生也瞞着的所以怕走漏消息不敢帶桂喜同去就是這一夜沒有下戒嚴令

辛生起初本來不要桂喜後來漸漸見桂喜很可憐不免生了一些憐憫之心從此桂喜也有樂趣了只消辛生在家伊便歡歡喜喜做事倘使辛生出門了

好幾天桂喜臉上就沒有笑容做事也常常弄錯廚房下的碗不時在那裏打破夫人說了幾句伊也有話回答自己總一百個不認錯只要辛生一回到家裏桂喜頓抱樂觀連對着一隻貓也只是笑着做事好起勁啊然而桂喜雖把辛生做一個慰安的對象不過那收房一事還是無人提及

夫婦二人的反目仍是日課似的反覆着此刻中間多了一個第三者的桂喜伊的地位好不尷尬啊其實桂喜還夠不上這第三者的資格不過那位夫人強要拉伊下去還有什麼法子呢夫人在哭泣吵鬧之時正是無話可說見辛生的勢頭倒不退伊便嚷道好啊你們想弄死了我過好日子麼那倒要試試我偏偏辦不到不放你們有這麼開心夫人這幾句話說出來是不過胡亂做些材料那裏曉得聽着的桂喜實在難受啊第二天朝晨桂喜也不願哭了一夜把眼皮都哭腫只得走到房裏去問少奶奶買什麼點心那夫人不等桂喜說完將枕畔的鈔票洋錢角子銅元一齊擲在桂喜身上道少奶奶你去當家罷我可以讓你了你仗着誰的勢清早起來就對我哭好啊你有這麼厲害怪不得少爺近來對我一天不是一天了桂喜聽着便掩了面孔回到廚房下去就此沒有聲息這一日大家餓着不吃直到下午四點鐘光景忽然對門張公館裏王媽過來在樓下嚷道不好了你們桂喜吃了紅頭火柴了那知樓上板

着臉躺在床上的夫婦二人聽了並不怎樣夫人一來是自己闖的禍有些不好意思軟下來二來本來看他們二人舉動似乎有些不對自然醋意很重所以一聽尋死也不去睬伊辛生本已受着嫌疑那裏再肯替伊設法施救多惹夫人得些相罵的材料呢幸虧張公館裏張太太是個吃素人那裏看得過即忙叫車夫拏了張老爺的名片去請龍示吉醫生來施救總算發見得早居然把毒質一齊吐出來沒有性命之憂桂喜是歇了三四天纔復原的自從出了這一件事情後一家三人彷彿各人多了一條肚腸互相猜疑的心更重了辛生與桂喜經了這一次苦痛好像精神上的關係又深了一層但是那收房問題如石沉大海簡直要消滅咧

夫人對桂喜除了新年裏給伊十幾個銅元外平日連點心錢也沒有的買了東西價錢貴一點還要說伊暗地裏落了錢辛生見伊可憐便避了夫人眼睛給伊些錢但是夫人偶然見伊買長買短就要盤問伊的錢從那裏來的了桂喜的年紀一年一年加上去收房問題只是不能解決夫人心裏已經絕對的沒有這件事辛生現在是默認了不過對着外人却夫婦二人雖不出口總算都承認的然而在桂喜本人雖能得辛生的憐惜仍舊是虛得很不能有正式的表示啊

桂喜的一線希望就是曉得這位夫人今年四十六

歲還沒生產過一定沒有生產之望了將來他們不想到後代問題便罷要想傳下去總要輪到我的所以桂喜在無生趣的生活中倒有這麽一點光明不料事不湊巧辛生本來盼子心切不過說不出口他夫人一向不愛小兒的近來也有些要了你道爲什麽這位金錢本位的夫人伊並不是從人類一種本能上要想傳繼後代伊默忖我半生積了這麽一點兒財產妯娌四人又個個與我不合的將來我們一死倒不上算去造化別房中幾個姪兒因此伊對於小兒忽然熱心起來再加伊一個在新聞上開一小小織布廠的內姪女來說隣家昨天生了一個男孩子只因夫妻倆一共生過九胎萬萬不能生活了要想送給人家說着又力勸這位姑母去領來於是夫人頓時高興向辛生一說辛生也很贊成這麽鬧了一二天自從有一夜桂喜聽得他們夫妻倆在床上喃喃商量了半夜後從此就不提這小孩子的事情了桂喜莫明其妙

過一天辛生回松江去咧第二天辛生的父親從松江與辛生一同趕來向媳婦說道你是很賢德的我的話大概總可以聽罷況且這又是我唐氏門中很重要的事昨天辛生來對我說他在外面弄了一個婦人現在生了兒子了他恐怕你不答應所以特地叫我來向你說情那婦人自然不許進門這小孩子千萬請你看祖宗面上收了他進來罷說也奇怪在

平日這夫人與辛生的父親半句話也說不投機并且來一趟總是相駡一趟從來沒有好結果的今天不料一口應承就此嘻嘻哈哈樂個不了還要留父親吃了飯纔去

又過了兩天辛生到深夜纔回來夫人在樓上守着桂喜在樓下候門一回兒外面有叩門聲桂喜開門一看見是辛生手裏抱着一個孩子輕輕對桂喜說道這一件事也叫沒法又把小孩子湊對桂喜面前說叫一聲姨娘罷桂喜一聽頓時耳鳴目眩魂靈也飛去了這一夜桂喜不睡只是坐在樓下哭幸虧辛生心蠻到後來不見桂喜上去睡便下來勸伊要拖伊上去也拖不動只是哭到天明

明天桂喜使多了兩件事一件是洗尿布一件是沖牛奶夫妻倆對着這孩子歡天喜地獨有桂喜瞧也不瞧在無人時桂喜把疑慮的眼光對那孩子細看時只見混身的新衣服都是本廠布做的那布的花紋全與伊內姪女廠中的出品一樣這二三天內親戚朋友陸續過來談起了此事大家不免要看看這小孩子獨有那內姪女一見口口聲聲說眼睛也像姑夫鼻子也像姑夫甚至眉毛也很像姑夫別人可不說桂喜到此時心裏已經一齊明白原來小孩子仍舊是那內姪女隔壁人家的辛生特地請了父親出來騙他們是親生之子無非是爲着將來族中人的關係但是我的地位怎麼樣呢不是從此更虛空

了麼。

桂喜以為這少奶奶最殘忍的便是把伊的床鋪鋪在他們夫妻倆的旁邊把他們夫妻倆的言語舉動似有意似無意的只是向桂喜耳目中亂送着。小孩子無恙桂喜的前途很混沌。

星鬟集

齊書張瓌位光祿姬妾盈房或譏其衰老瓌曰我平生嗜好無一復存惟未能遣此耳

書史辛棄疾二妾一名田田一名錢錢皆因其姓名之並善尺牘（楊褰梅）

星鬢集

楊塞梅

隨隱漫錄。錢塘范十二郎。二女爲富民陸氏妾。長曰鶯鶯。次曰燕燕。陸氏貧。貨所居。鬻妾散。燕燕獨不忍去。陸死。鬻身以葬焉。

晉書。石崇有妾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矯詔收崇。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樓下而死。

銀鐲

沈家驤

杏春生得很玲琍很可人意兒那些村裏的人沒一個不說杏春這女孩兒是美麗是乖巧他父親本來是靠着開一家小飯店在村角上每天稱四五百錢過活夫妻倆度日照鄉村裏的生活程度也可以敷衍過去了可是他們上面還有一個母親眼睛瞎了不能帮着兒媳們做事而且還得兒媳們盡力的供獻兒媳所開着的這一家飯舖子生意又不甚好一年年的積虧也約摸有一二百塊錢的債務這年生了杏春他父親更加的恐慌平白地又得多添一名吃口但是在這一年上他村東的一個村窩漸漸的熱鬧起來變了一個小小的市鎮他村裏却做了通道來來往往的也連帶關係的熱鬧起來這飯舖子自然也多做了好多生意大家多說杏春的命好一生了他他父親便漸漸寬裕了他父親心裏也這樣想他母親也這樣說所以對於杏春更加的喜歡杏春在才會說話的時候雪白的皮膚靈活的眼珠可愛到了十二分他父親的債務此時已經完全清償了舒舒服服很安逸的過日子杏春是大家寵愛的雖則比不上富家子女錦衣肉食那般快樂然而在這一村裏可算得杏春最快樂的了在年

底的時候他父親上城裏去了一趟買了好些個玩的吃的給他而且還打了一雙銀鐲兒給杏春戴這一雙銀鐲兒是杏春的母親最羨慕於人家的現在居然自己女兒臂上也得套上一雙心裏的快樂什麼似的簡實說不出來不過時時刻刻的去瞧着杏春雪白粉嫩和塘藕一般的臂兒亮而能發光的一雙鐲兒套在上面覺得更加的美麗太陽光射着還晃晃的耀着眼睛那瞎眼睛的祖母眼睛雖然瞧不見這雪亮的小銀鐲兒可是他耳朶還不聾很靈敏的能夠辨別一切他聽見丁的一響他就知道這是杏春小臂兒相交時兩隻小銀鐲兒相擊的聲音他便嘻着嘴笑了在杏春四歲的這一年還瞎眼睛的

祖母死了他父親的命運也一天不如一天他飯舖子裏的生意又冷清起來漸漸的回復到沒生杏春時候一樣實在因爲物價的昂貴難稱錢然而因爲身上沒了債務比較的負擔還輕一些杏春年紀雖小却稱心慣了說東要到東說西要到西吃的玩的每年消費到也得十多塊錢他父母只有他這麼一個活寶貝的女兒天然千依百順無奈店務只有跌落沒有提高周轉也有些不靈了杏春的父親心裏鬱積得很想不出一個好些的補救的方法在這一年年底結算又虧欠了二三十塊錢便和妻子商議着決計過了年叫杏春的母親上城裏去幫人家好在杏春已五歲了走也會走吃也會自己吃了只要

稍微照顧一下沒有不放心的他妻子無可奈何也答應了

新年過了杏春的母親預備着出門上城裏去幫人家杏春很捨不得他母親出去對着他母親哭着要一同去他父親千方百計的騙住了他母親纔得脫身出去偏巧這一年的春天積連的下了一個多月雨田裏的水積起有一尺多高村裏人一個個都心焦情急杏春的父親開着的一家飯舖子天然受了影響非但沒有賺進而且支住不下了勉強敷衍到七月裏的時候便把門關起來停止了營業蕩着一個空身子倒還要帶着杏春既沒有別的產業加着荒年以前的積欠大家都是自己要用逼着要還杏春的父親東拚西湊連杏春小臂兒上的一雙小銀鐲兒也脫了下來典質了去抵償人家的舊債起初還不致凍餓但是不到一個月所有的都吃盡賣完玲瓏的杏春本來是要長愛短到了這時倒也跟着他父親挨餓挨凍雪白的皮膚肥嫩的身體一天天的改變了他父親到沒可奈何的地步只有帶着杏春一同上城裏去找到他妻子要想個法子自己也去幫人家做燒飯可是只多着個杏春沒處可以安放待又捨不得說是把他賣了杏春母親這家主人倒還心善經了杏春母親哭求了一次要求讓他帶着杏春一同住着情願少拿些工資那主人總算仁慈的允許了杏春纔有了安身所在住在他母親的

主人家裏他父親也得脫身去尋過活的方法半個月後也尋到了從此又得安逸的過去可是小孩子總是愛玩的杏春起初是有些怕生處處多羞澀着一聲不響後來逐漸的熟了那天眞的神情自然完全露佈了出來見着小主人家的吃的玩的眼紅得不得了所以他母親漸漸的覺得見着杏春有些憎惡了他家主人見了杏春也憎惡了幾次要停掉杏春的母親他母親思前顧後的想不出一個妥善的方法如非杏春賣了自己纔得安逸喝粥飯然而萬萬的捨不得這天他家主人又逼着他要叫他把杏春領回去不肯把杏春領回去決計的要不用他了他無可如何便急急的跑上他丈夫那裏一一二二的說了他覺他的命運已經到了眞壞的地步不由主的哭了他丈夫瞧着自己妻子又瞧了瞧杏春覺得杏春怪可憐的已經瘦到完全沒一些肉了只鎖着眉頭也想不出一個方法到後來商議的結果爲着自己生命的重要決計把杏春賣了杏春呆立在一旁瞧着他父親母親的哭他却掉下同情之淚來其實他並沒知道他父親母親要把他賣了

杏春的父親母親既然無可奈何的商議定了就去找了個專做這種事介紹的一個人來託了他果然不上兩天那人來了說是有了主顧在東城裏的某處一家姓方的要買一個婢女他父親答應了淚汪汪的去問他妻子他妻子也答應了便帶領了杏春

一同前去在街上走的時候杏春的母親對着杏春心裏的慘痛幾乎比死還要難過杏春雖則七歲了倒底還是不明白依舊笑嘻嘻的他母親裝着笑臉哄着他說要叫他到一處很好玩的地方去去了之後叫他一個人住着有人有吃的給他吃穿的給他穿不過在那裏不許哭不要鬧他母親父親隔上幾天就得去看他的天眞爛熳的小女孩怎知道是他父母把他賣了只說父親母親要快些去看他就是了

方家人口並不多只有方秋生和他的妻子及母親三個人秋生在一家公司裏做副經理一天到晚沒多大事早上在十一點鐘纔起來一副的公子面孔要茶要水的到吃過午飯便上公司裏去約摸兩點鐘光景他的公事便完了於是專做些王孫公子的事不是逛窰子便是賭錢他母親常向他說逛窰子是不該應的一件事而且自己還傷身賭錢也很危險小戲是可以的千萬不要太膽大啊他妻子也向他這麼說起初他還留心一些實在因爲妻子太潑辣的緣故不敢過分拗執但是經了幾次以後這些打嗎啡針的箴言規勸打上去的功效一天不如一天後來簡實和耳旁風一般無二儘着他母親諄諄的說着他妻子帶笑夾哭的說着但越聽越麻煩回家都見得有些怕了所以常是住在外面三五夜不回來好在他每月的進款分內分外一股腦兒有到

七百多塊家裏有家裏的產業不用他擔心得落得安逸的住在外面少聽了他妻子許多麻煩話這些事越是富家越多或者也是富家的特徵這天秋生的母親向着他媳婦兒說因爲用的那些媽們使喚太不靈便而且喊罵不得處處的不湊手所以要買個使女買來的究竟是我自己的一切都可由我作主使喚不靈時隨我打隨我罵的便當得多秋生的妻子答應了下來便叫了一個專做這賣買的介紹人來千託萬囑的託了他恰巧杳春的命運完了天吩咐着的要叫他離開他父母去做人家的婢女介紹人帶領着他們一夥三人來到了方家杳春的父親母親眼淚簌簌的鼻子酸澀到了極點主人們見杳春生得還玲瓏而且面貌也還可以過去買什麼東西一樣的沒有什麼不滿意了便開始談論價格杳春的父親母親對於自己親的女兒覺得比幾千兩黃金還貴些但是普通的一個七八歲女孩兒至多也不過賣了四五十塊錢和他愛的相差了幾百倍越想時心裏越痛了再也說不出口來只儘喉頭咽着這方家的老太太究竟年紀大了心地慈悲些見着他們夫婦倆的哭心裏老大有些不忍起來說怪可憐的譬如是燒香念佛做好事這女孩兒本來再不會賣滿三十塊錢的現在算了五十塊錢罷杳春的父親母親聽了說是五十塊錢心裏的痛似尖刀一般戳了進去在裏面轉着更加的說不出話來

老太太以為他是應允了一提手在衣袋裏摸出五十塊錢遞給杏春的父親要他寫張筆據杏春的父親硬着心腸寫了老太太又謝了專做這種賣買介紹人五塊錢介紹人便催着杏春的父母趕緊走杏春的母親還想向女兒說兩句最後的話非但嗚咽着話沒說成而且受了介紹人許多話說你女兒已賣了錢也到了你丈夫手裏了那人天然不是你的了還不快的走說什麼撈什子的話杏春的父母走了之後杏春却哇的哭了老太太很和善的哄着他說你爹和媽去了就得來的你只住在這裏好好的不要鬧替我倒茶或者你替我腿上敲兩下子我有好吃的東西給你你也不用害怕要是你哭着而且懶做事那我纔要打你咧杏春知道些什麼聽着老太太的甘言蜜語他便把他的哭止住了瞪着眼看着老太太似乎有些害羞一會低下頭去了老太太向着他說你不用害羞咧以後你只叫我老太太就是了又指着秋生的妻子說這是太太你得跑過去叫他一聲杏春擡起頭來側向左邊去只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杏春對於他容貌是怎樣體態是怎樣一些兒不明白只覺得他是很可怕的烏黑的眼珠溜般轉着聽他婆婆是叫杏春叫他太太他心裏倒是很快活的嘻着嘴說杏春你只好好的做事老太太和我都不會無端打你罵你的在秋生的說話的時候竟急得杏春要哭了因為秋生的妻子是紹

與人另外的一種口音而且好好說話也是和相罵一般生硬的杏春從小是住在鄉村裏的雖則隨着他母親在城裏住了一陣這種奇異生硬的口音他還沒曾聽得過這種和相罵一般的現在呢秋生的妻子倒並沒有什麼不好的意思但是杏春不明白他的說話只覺得和人家駡他一樣他就以爲是駡他了所以他急得要哭了秋生的妻子見自己好好的同他說話他却要哭一些兒沒有感激親愛他的神氣而且老太太叫杏春叫他太太杏春也抿着嘴不開口一般的快活竟似烟一般的溜了換進一種厭惡的心向着老太太說這女孩子究竟是鄉村裏的賤貨生就的不中擡舉你瞧着他快眼淚掉下來了今天本來是個大凶日子買進這丫頭我早就覺得有些不利市現在他又要哭了我家又沒什麼喪事爲什麼要他這樣不利市的哭老太太安慰着杏春叫他別哭一面向他媳婦兒說你又是這樣大驚小怪了孩子家誰能生生地丟了他的父母呢雖則他已經賣給了我家究竟今天還只第一天總有些兒怕生的日子的凶吉管他什麼呢況且他是我要纔買的有不利便不利我你也不用擔心他媳婦兒聽了這幾句話更加的發怒了拉着杏春沒限制的駡着說你家爲什麼要窮到沒飯吃呢既然沒飯吃那你父母自然把你賣了這是你自己的命生就了這樣既是你生就的命那麼你哭也得哭向閻羅王

去在我家是容不得你哭的老太太愛你有什麼用呢你牢記着罷今天是來的第一天所以我饒赦了你要是你以後再這樣無端的哭呢準備着你這一身精骨頭我得重重的打你咧老太太聽不過去但是見着他媳婦兒這種神氣也有些可怕所以拉着杏春到自己房裏去了杏春是呆呆地只哭着太太的一番話他也沒聽清楚胡亂的隨着老太太進房去好久老太太十分的安慰他他纔止住了哭靠着老太太牀前的一張椅子上坐着秋生的妻子心裏總覺他婆婆太不順他的心買丫頭也沒儘他一聲但是不敢當面出氣所以借着杏春洩他的恨現在他還嘮嘮的說着罵着咧

杏春既由方家以五十圓的代價從他老子娘手裏買來了天然是方家的人一切須得聽方家的指揮斷不容有自己作一些兒主的杏春從生到現在在這世界上已經十足的經過了六年多但是他從沒受過人家束縛一向是自由自在慣的這兩年裏雖則已經受了些不稱心終究還是自己老子娘手裏一些兒受不了冤屈現在呢他一生很長的日子除掉了這已過的六年多外餘的精神上的自由身體上的自由都被這雪白閃着發光的五十塊錢剝奪了一切的都受了束縛老太太是很慈悲那些用力難做的事總不叫他做只一天到晚的叫他坐在他牀前一張小椅子上老太太橫着抽烟有興趣的時

候。便和杏春講些鄉間的事。沒興味了。只叫他在腿上。搥幾下。所以杏春在老太太房裏還依舊是很快活。舒服的。這纔七歲的小孩。怎能生生的離了他父母一些兒不記掛呢。自然的有時要哭了。老太太是可憐他他對於他的父母最使引起不快的就是在每天上燈的時候。因爲這時候。從他三歲到他父母把他賣掉的上一天。天天總有一包花生米得細細的吃着。現在呢老太太在這時候最是抽烟要緊的時候。凡是抽烟的在這烟癮最利害最要緊過念的當兒性情最捉摸不定。人家同他講話。他有時却厭煩得什麼似的。人家不和他講話他又覺得人家太冷落他一會兒要茶一會兒要水杏春最快樂不能忘的時候。到現在却變了最難過的時候。所以他只有哭。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爲什麼要哭。也不知什麼要心裏怪悽痛的。只他父母的影像時時迴環到他腦筋裏自然的不自主的掉下淚來老太太有時安慰着他有時却怒了呶呶的罵上兩聲秋生的妻子心裏對於老太太收買杏春不儘他一聲的一樁事心裏已經老大的不舒服了。而且當天又是因着杏春受了他婆婆幾句話因此瞧見了杏春便十二分的不是總無端的罵上幾句杏春很乖巧的因此便常坐在老太太房裏。不肯輕易跑出去好容易一天捱一天的捱着杏春終究是小孩子。老太太又很疼愛他自然漸漸的把父母愛他的影像消滅了。

這天是杏春到方家的一周年了秋生生着病是很危險的傷寒老太太只這個兒子下面又沒有孫子心裏怎樣不急飯都沒心思吃叫杏春常在秋生旁邊留心着要茶水杏春是怎樣的靈利這些小事自然都很湊手老太太忙着煎藥咧請醫生咧沒一刻坐定自己的烟癮倒也忘了秋生的妻子還依舊是到十二點多鐘起身好像他丈夫生病一些兒和他沒有干係細細打扮着高興的時候那末跑到秋生牀邊望他一望不高興的時候便一溜烟跑了出去老太太瞧在眼裏幾次三番的要說然而想着他那種潑辣的手段簡實有些吃不下去所以說話到了喉口還依舊拌進些唾涎咽了下去這天再耐不過去實在自己忙了四五天秋生的病又是不見好晚上又不得安睡抽烟也不得自在杏春也幾天的辛苦疲倦到了極點坐在那裏時時的垂着頭瞌睡一個不滿十歲的小孩子到這種景況心頭着實有些不忍看見秋生的妻子却又在那裏細細的打扮曉得他又要出去了老太太的說話又在心頭盤算了幾次纔壯了壯膽說少奶你一天到晚的忙些什麽秋生病到這樣你還天天忙着出去今天又要上那兒去了可能在家裏照料一些我好幾天沒睡了這般大的年紀你也替我想想還掙扎得起嗎杏春小着咧雖則他是我家出錢買來的應該做事但是也得體恤他些纔是老是叫他坐着陪秋生也不是件

事啊傻婦們那一個會做這些事有時竟連面都不見你自己想罷秋生的妻子聽着這幾句話眉毛一豎說我今天劉家已經約好了的一定要出去杏春什麼年紀小他是買來的啊做這些事就待虧了他嗎老是秋生秋生的他平常時也曾想到過我嗎連家都沒有了一天到晚只曉得在外面窰子裏做世界他有他心愛的姑娘在那裏何不去叫他來伺候他呢或者竟叫他上窰子裏去生病去現在更不興了杏春幸虧還小着咧已經一天到晚的眉花眼笑的倘使年紀大了些怕不要收房做姨太太嗎你老人家自己明白些我再也用不到你管嚕嚕囌囌說了一大篇老太太只氣得渾身發麻眼淚簌簌的掉下來自顧走了秋生的妻子還是不絕口的罵着杏春停了一刻連跑帶跳的進房來拖住杏春沒頭沒腦的狠狠打了一頓杏春也不明白自己做錯了些什麼只顧哭着秋生的妻子見杏春哭了便說你別弄錯莫以爲你是老太太的婢女我便打不得現在請你看些手段秋生在牀裏說了一聲他小着咧別去打他罷他妻子更添了火又把杏春打了一頓老太太站在一旁再也不敢多開口心裏的難過眞說都說不出來眼前一刻花一刻黑的幸虧秋生的妻子出去要緊打了一會急忙的跑去換過衣服出去了杏春哭得和淚人兒一般在眼前再瞧不出什麼東西來腿上起了一條條的血痕秋生在牀裏再耐

不住了嘴裏啾啾的說着但是身體熱得利害話也說不淸楚老太太旣痛惜杏春更放心不下秋生的病自己儘硬支撐着一會兒醫生來了只照平常的說了幾聲要竭力珍養開上張藥方便走了杏春吃了這一頓從來沒受到過的毒打一時發了呆鼻子裏的鼻涕只管縮着在這時候他在父母身邊的情景又重新翻了過來老太太哄着他不要哭他却更哭得利害了眼前好似晝着圈兒一重一重的越晝越多越覺得煩惱了好久好久纔停止了

這天晚上秋生的妻子居然老早的就回來了豎起着臉滿佈着不如意見了老太太說你儘去睡罷秋生不是你的兒子麽爲什麽你就不應該管一些兒事老太太一聲不響只瞧了瞧杏春意思是要叫杏春也去睡覺一句話才到了喉口還沒說出來他媳婦兒已經把說話罩在前面不准杏春睡去老太太無奈只得一個走了走沒多時才脫了衣服上牀翻來覆去的時候杏春的哭聲接連着的遞進老太太的耳管要不再來心裏也萬忍不住而且還聽着秋生沒命的喊着便把已經脫了的衣服重又穿起來

一走進秋生的房間的時候却嚇了一跳幾乎跌倒只見杏春的衣服脫得精光的捆住在地上秋生却起來了坐在椅子上他媳婦兒呢拿着雞毛帚的柄兒很命的將杏春抽着老太太的淚水續續不斷的挂下來格格的說着勉強扶着秋生上牀去睡了安

罵了幾句回過身來在媳婦兒手中要奪他的雞毛帚再也莫想奪過來他媳婦兒却幾乎要打他了他也不管什麼解着縛着杏春的繩子拖了就走也不再和他媳婦兒說什麼秋生的妻子尋死覓活的哭吵了一夜秋生的病因爲加上了這麼一氣愈加重了老太太雖則睡在牀上如何睡得着長吁短嘆翻來覆去眼瞧着時光慢慢的過去天漸漸的亮了依舊還披上衣服起來秋生病越加重了不到三天便死了老太太哭得死去活來秋生的妻子見秋生死了只口口聲聲的說杏春的命不好因爲杏春來了纔把他丈夫生生的壓住死了便天天尋着杏春出氣幸虧沒等到七終就回娘家去了

老太太自從秋生死了之後一切的事都覺得麻煩起來在他兒子的喪事中媳婦兒可以硬着心腸回娘家去的再不成做娘的也丟手不管嗎族裏儘有人來帮忙照料可是一切總得自己做主起初媳婦兒不走外加的要顧着杏春恐防被他媳婦兒起了毒手耳朵裏一天到晚不是聽着杏春嗚咽的哭便是聽他媳婦兒的咒罵眼睛裏所瞧見的不是他媳婦兒冷板臉龐便是毒打杏春的情景現在呢雖則眼前耳底清淨了些可是想到秋生沒有遺下一男半女方家便得從此絕嗣心裏怎不悽慘杏春滿身的血痕有的地方竟爛了這麼大的年紀誰來伺候他要只有杏春可以使喚些可是瞧着他的臉龐兒

又瘦又黃兩隻眼睛一些兒沒了神氣伸出手來時乾枯得什麼似的覺得十分可憐無奈自己掙扎不住一切瑣屑的事依舊還得叫杏春做去自己的腰腿在這初冬的時候又發起病來酸痛得擇動不得一天到晚的睡着還得叫杏春不住手的搥敲杏春見老太太待他好他心裏也很快活不過渾身被秋生的妻子打傷了暗暗的痛又不敢說只是耐着秋生死了之後他妻子說什麼服孝連哭都沒有哭過七裏回轉娘家依舊很自在的不過他心裏總想老太太手裏還有許多家私至少也得三四萬光景丈夫在呢自然就是他丈夫的現在丈夫死了他與我不對了恐怕不會給我想到杏春老太太這樣喜歡他倆使老太太因爲我沒有生過一男半女方家從此要絕嗣便把杏春收做了自女兒招贅一個女婿不是要眼看他這三四萬家私都給杏春拿去嗎心裏兀是盤算愈覺得他自己這個猜度是中了老太太的心因此愈加的恨起杏春來恨不一刀把他斬了兩段生出許多周折然而老太太一天到晚的護住着他一刻也不放鬆自己呢實在有些怕到方家聽老太太的說話然而因爲要這三四萬的家私不能不常到方家走動老太太一聽到他媳婦兒要回來心裏便不爽快起來頭就得漲痛心裏就得作噁飯也吃不下去了杏春更怕得利害比臨大敵還要勝過些身體彷彿受了什麼牽制瑟瑟的抖了要是

在杏春瞌睡到很利害的時候只要一聽見這個消息儘疲倦也睡不着了兩隻可憐的眼睛立刻發了定汪汪的包着淚水背上腿上自然的痛得和針刺一個樣子這日是秋生死的第三年了老太太念兒子的心還依舊十分眞切天天咳聲歎氣杏春年紀一年年大了伺候天然格外的週到了好在老太太並不要他做別的事只叫常在自己房裏搥腿咧敲背咧或是倒茶冲水咧現在見老太太心裏這的不快樂便胡亂講些散心那些僕婦們見杏春是個婢女老太太却這樣寵愛他着實的有些氣不過便在暗中挑撥面子上却處處趨奉着杏春杏春生得玲瓏但是他們的計策他纔十歲的孩子怎會知道秋生的妻子回來過兩次此次又聽得那些僕婦們告訴他說老太太歡喜得杏春如性命還要緊而且聽說要收他做女兒了杏春的嘴簡實不成個樣一天到晚的在老太太面前說你不好咧因爲聽得了這幾句話當日便回到方家老太太還沒起來杏春正在老太太房裏整理收拾忽然看見太太跑了進來突然一驚竟跌倒了秋生的妻子放直喉嚨奇奇怪怪的罵杏春提起脚就在杏春身上亂蹴杏春哭了老太太從夢中驚醒掀開帳子一瞧見是這種情景連忙下牀拖住他媳婦兒他媳婦兒見不能逞性嚎咷痛哭起來怨天怨命倒似乎十二分的傷心吵了一天賭神罰咒再回娘家說是他婆婆喜歡一個婢

女便欺侮一個寡媳自此以後永遠不再到方家聽着他這種說話幾乎連命都不要了老太太也由着他去心中暗自快樂能够自此一去不再來眞要少許多煩惱少許多閒氣得安逸許多杏春這一陣子被秋生的妻子亂蹴起初還忍得住後來腰裏着了一脚痛得哭都哭不出來竟暈了過去老太太坐在牀上瞧着他媳婦兒走了只見杏春還躺在地板上叫了幾聲沒聽得答應急得連忙喊那些僕婦們自己先走過在杏春旁邊瞧着他的嘴唇都發紫色眼睛閉着曉得是暈了過去正想招他的人中到見他在那裏慢慢的醒過來哇的哭出了聲纔將胸口一塊千斤重石拿去了僕婦們來了的時候帮着替杏春脫開衣服看時只見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腰裏這一塊更覺得可怕杏春只是哼着眉頭縐得緊緊的眼淚水掉過不住老太太給他貼上一張傷膏藥扶他在一隻榻上睡了自己纔穿好衣服僕婦們心裏妬忌杏春的都是歡天喜地一路出去一路笑着講着那裏還聽得杏春凄慘的哭聲呢

杏春這一次傷了一病兩個月纔得復原老太太却因此更加痛愛他了這一年杏春過這婢女生涯已經第七年了只這兩年裏面沒受到什麼寃屈他的做事處處都能體貼老太太到十二分早上一瞧見老太太牀上的帳子在那裏掀動了他就知他要起來了立刻預備臉水泡起茶來瞧見老太太隨便怎

樣一動不必老太太說什麼他就知道老太太要什麼開着的時候老太太躺着抽煙他就坐在牀沿上搥着腿一面和老太太講着小時候是怎樣那些影像在腦筋裏已經是很淡的了可是他祖母的瞎眼睛和自己小臂兒上曾經帶過的一雙銀鐲他還永記不忘他說這是他最快活的日子他雖則這樣講着說着那秋生妻子的一副兇臉常常的露佈在他眼前總使他心裏突突的跳着後來老太太也去打了一雙銀鐲給他叫他常帶着因為瞧着杏春很忠實就把零碎的銀錢出入也交付了杏春僕婦們在這個時候却個個趨奉他杏春大家都叫他一聲杏春妹妹杏春有時自己也上街去買些東西事有湊

巧這天杏春正出去買了些東西一路走着回來忽然在一家人家的門首瞧見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婦人覺得很面善但是想不出在什麼時候瞧見過的身上穿的一件黑灰布棉襖手裏提着隻籃子杏春便立定了對他望了一望那人瞧見杏春也露出一種奇怪的神情末後却說你這姑娘可是叫杏春杏春一聽更加的奇怪了後來忽然心頭一轉突然的鼻子酸起來知道這婦人就七年沒看見的母親使嗚咽的叫了一聲媽他母親也明白了這真是他已經賣出的女兒彼此使帶哭帶述的說了一回因為各有各的事只得依舊分手他母親在瞧見杏春臂上帶着的一副老太太給的銀鐲的時候便回想到

了杏春三歲時臂上帶着的一雙鐲子那時是何等的快活現在呢杏春臂上的一雙鐲子却做了幾頓毒打的代價滿身青紫血紅所換來了的而且杏春已經賣出雖則可以看見總是別人家的人了心裏的酸痛只有簌簌的淚珠可以表示出來

老太太年發大了這一年杏春十七歲老太太已經六十九歲在夏天受了些濕熱到了秋天發作起來家裏只有這麼一個主人如今病倒了誰能作主杏春一個人照料着其餘的下人一些兒都不管有時杏春要叫他們幫幫忙他們竟連睬都不睬自顧做他們自己的事老太太在這時候倒又想起了他媳婦兒以爲他過了這些時候或者他的心腸改變了些而一個人年紀大了一有病的時候回想他的自己人更加來得眞切因此便叫了個下人去到秋生妻子的娘家去叫秋生的妻子回來那僕人去了多時回來說少太太一定的不肯回來說他要來時眞叫有福不會享咧老太太聽了病上加氣病更加的重了杏春偷偷在老太太睡着的時候出去請了個醫生醫生診了脈之後連連的搖了幾搖頭勉強的開了張藥方說吃着這帖藥看罷恐怕這個病不容易治呢杏春聽了這幾句話好似半天裏的霹靂震得眼前都昏黑了杏春因爲要留心着老太太便把一隻煎藥風爐搬進在房裏一面留心煎的藥只覺得燒得血紅的炭還是太慢四面冒着的火燄還是

不容易把藥煎透時時刻刻將火箝撥着這炭火連這火箝都燒紅了從眼眶掉下的淚水着在燒紅的火箝上嘶嘶的響個不住老太太喉間的痰隆隆的響着外面却依舊是很高興快活的說笑好容易把藥煎好謹愼的正在傾在一個有嘴的杯子裏牀上的老太太喉間哇的一響很命的叫了聲杏春便沒了聲音杏春急忙拿着一杯藥走過牀前叫了聲老太太不見答應再一瞧時已經死了杏春手裏拿着的杯子到這時候再也拿不住了掉在地下砰的一聲碎了藥四面濺了開來杏春沒命的亂叫亂哭外面許多僕婦聽得了便一個個走了進來瞧着這種情景都呆着不則聲還是杏春千多萬謝的央人去請少太太費了許多唇舌纔有個心軟些的去了秋生的妻子聽老太太死了立刻便轉念到三四萬的家私急忙的趕來不過來了之後並不走進老太房裏在外面一間裏坐下了伸直了喉嚨喊杏春杏春聽得少太太來非但沒有想到從前受他的毒打而且還覺得他是個救命的恩人連忙的走出來秋生的妻子最觸眼的就是杏春臂上的一雙銀鐲以爲老太太決計已經把許多的家私給了他恨得什麼似的第一聲便說你這雙鐲兒是從那兒來的我不管你什麼你只給我脫下來杏春嚅嚅的再不敢開口只得將鐲兒從手臂上脫下來在脫的時候秋生的妻子又接着說老太太是疼愛你的現在老太太

死了。我可。又要。來欺。侮你。了。你為。什麼。不隨。着老。太太。一同死去呢。杏春這時心裏的痛比刀剜還利害。一手。脫着。臂上的。鐲兒眼前一。暈跌倒在地上。了。秋生。的妻子。還罵。着他。裝神。裝鬼。可憐。的杏。春小。時紅。白分。明的。臉色。漸漸。變了。枯黃。現在。却由。枯黃。色而。泛做了青白色紋絲不動的躺在地上一雙鐲兒一隻是套在臂上。一隻。却已。經從。臂上。脫了。下來。撩在。一旁。了。

星鬟集

世說。祖訥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敦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人戲曰。奴價倍婢。訥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

後漢書。劉寬簡略。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進肉羹。翻污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

世說。鄭康成家奴婢皆讀書。康成嘗使一婢不稱旨。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翰墨志。羊欣書。如大家婢作夫人。雖居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如眞。(楊寒梅)

星鬢集

楊寒梅

東軒筆錄•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許令結婚•鍾離買婢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父曾於此穴地爲球窩•導我戲劇•鍾離曰•汝父何人•婢曰•我父前令也•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得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嫁資•先爲求婚•更俟一年•別爲我女營辦奩篚•以歸君子可乎•答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願以前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女•於是以前令之女歸許氏•



姨太太的美饌

紅蕉

趙芝伯是一個出名的怕老婆者因爲他狠窮他妻子王氏帶有奩資三萬銀子過來如今芝伯在外面活動都靠着這銀子周轉居然在一家小洋行裏做買辦狠是順當所以狠怕老婆他老婆對於他狠忠實勤儉持家不肯浪費一文只因他做了買辦生意雖出不能不到花月場中酬應酬應所以並不禁止他到堂子裏去只限他每夜十一點鐘一定要歸家所叫堂差須揀那牛鬼蛇神般的叫那些上好粉黛不許他接近他妻子檢定的方法是先和芝伯在一家菜館裏吃飯由芝伯去叫由王氏審定便永遠叫這個妓女除非這妓女不做生意才可以換別人

芝伯既在堂子裏跑跑怎忍得下如此呢便偷偷的另外叫別個美貌佳人了後來遇到了一個花翠玉花一般容貌雪一般的皮膚嬌小玲瓏丰神綽約芝伯色授魂與便和他漸漸

厮混起來了一共厮混了半年不到便要做姨太太了只因王氏管束得緊不敢聲張另外布置了一所金屋把他藏了起來寵愛非常

後來走漏風聲王氏有些知道了但是真不湊巧不知怎的忽然得了瘋癱症臥床不起否則也可以偵探偵探如今只在床上蹬脚也沒用處芝伯和花翠玉格外得意芝伯本來是十一點半鐘一定要回家的如今是非但不準時回家有時竟宿在花翠玉那裏了花翠玉教他怎樣便怎樣了芝伯對花翠玉道他要是死了我就把你扶正

過了兩年王氏果然死了死的原因是因為芝伯把花翠玉搬到家裏去住那間屋子裏佈置得華麗非常比王氏的屋子要好得許多王氏因此一氣責問芝伯芝伯便把王氏瘋癱沒人服侍所以要一個妾服侍服侍並無他意為理由後來王氏的娘家也來責問芝伯也如此回答大家倒奈何他不得從此芝伯便不狠進王氏的房王氏越加氣憤所以兩年功夫竟抑鬱而死王氏死了以後芝伯便備了幾十桌酒把親族鄰里請了來吃了一頓便宣布把花翠玉扶正大家吃了一頓又不干己事所以無人反對花翠玉從這天起脫離了姨太太名稱加官進爵榮陞為芝伯夫人了

花翠玉的新政便是更換僚屬把王氏所雇用的人一古腦兒攆走另外雇用了一班婢僕自己也狠起

勁的管理家政半個月裏倒耳目一新半個月以後他覺得厭煩便不狠管了

有一天早晨一個燒飯老媽子跑到床前問今天買什麼菜這時花翠玉因隔夜在小姊妹家打撲克回家已五點鐘如今還睡不到兩個鐘頭喇正是倦極的時候便含糊道隨便什麼你去買罷老媽子領命而去買了些雞鴨魚肉之類待到芝伯回來吃飯嫌他口味不佳便把老媽子一頓臭罵花翠玉也鬧了一場道傭了你們這許多人做一些總做不好什麼事都要我自己問訊我那裏有這許多精神呢明天由我自己來煮給你們瞧罷老媽子屏息站着不敢作聲花翠玉怒道給你們說說又響也不響了老媽子便唯唯的應著花翠玉給芝伯道明天你早些回來吃我親手煮的菜

明天早晨老媽子又到花翠玉床前問買什麼東西花翠玉正酣睡之時狠厭惡他便怒道時候還早喇胡鬧什麼老媽子不敢多說蹓手蹓脚的走了過了一會兒老媽子一瞧鐘上已十點鐘了便又蹓手蹓脚到他床前輕輕的叫奶奶叫了好久却沒答應老媽子怕他發怒不敢大聲疾呼站了好久又叫了一陣子依舊睡興狠濃老媽子沒奈何丟了他跑到小菜場一看菜攤都已收了只得到鹹魚店裏買了些鹹魚做傭人們的菜奔回家來已是十二點鐘芝伯已回來了見花翠玉還沒醒不忍鬧醒他便候了一

點鐘悄悄的走了待到花翠玉一覺醒來也來不及盥漱便喚老媽子去買菜老媽子道要明天了花翠玉道怎麼老媽子道如今已是三點半了花翠玉道啊呀怎麼早晨你不叫醒我呢少爺可曾回來老媽子道少爺瞧你睡熟坐了一會便出去了花翠玉道你們怎的笨得如此我睡熟不能叫醒我麼今天沒有菜怎麼吃飯呢說着又把婢僕們駡了一場便命一個婢女迎春敎他明天早晨八點鐘無論如何叫醒他不可有誤迎春諾諾應允

這天果然起了一個大早却已十點半了忽忽的漱了漱口便到廚房裏去菜已買端整在那裏原來隔夜把要買的菜對老媽子說明所以沒有誤事并且魚肉雞鴨等都已洗淨切好放在那裏花翠玉便命另外許多的傭人去收拾屋子只命燒飯老媽子燒火忙了好久總算煮完

芝伯狠得意他想自己的眼力究竟不錯一個堂子裏出身的人肯到廚下去做菜說給誰聽也不信呢便狠高興的下箸花翠玉從旁勸餐道這隻奶油鯽魚湯滋味一定狠好你嘗嘗怎樣芝伯便用匙喝湯誰知湯還沒到口已覺得腥惡非常再也上不得口却又不敢說什麼一手執了匙呆住了不動花翠玉道怎麼不喝說着自己便勺了一匙喝才喝到口也是吐也來不及詫異道我放了許多酒怎的還腥臭呢便又在魚碗裏淘了一大塊薑起來給芝伯瞧

芝伯把一匙湯乘了瞧他的蓋不禁哈哈大笑道啊喲這是女人們泡水刷頭髮的毛蕢怎麼你把他放在魚裏呢花翠玉臉色轉白道啊呀果然是毛蕢啊便問老媽子老媽子道生薑在碗櫥裏少奶可是拿了櫥頂上的毛蕢麼花翠玉又怪老媽子不該把毛蕢放在廚房裏罵了一陣命把奶油鯽魚湯撤去

花翠玉道冬菇紅煨鴨子總可以吃些了說着便先下箸嘗嘗誰知一塊鴨子才到口又是吐也來不及原來這紅煨鴨子放的醬油又誤把鎮江醋代了醬油所以鴨子並沒鹹味却酸得比梅子還厲害芝伯道這鴨子大約太燙慢慢兒吃罷說着也要下箸花翠玉忙止住他道你吃炒蝦仁罷老媽子把死鴨子買了來味已酸得吃不得了芝伯便吃蝦仁蝦仁一篕總算沒弄錯什麼不過鹹得也不易上口幸而有一盆白斬雞一盆醬鴨芝伯勉強吃了半碗飯却喝了三杯茶嘴裏才解渴

花翠玉遷怒於老媽子大罵一頓把老媽子撵了這時芝伯要緊到洋行迎春盛了一盆水給芝伯擦臉花翠玉道你手才洗過衣服髒不髒你去你去說着便自己去拿洗臉手巾給芝伯誰知手巾架上一塊也找不到走出來瞧見客堂間的椅子上却放着兩塊雪白的手巾便拿了遞給芝伯芝伯便要擦臉誰知在手巾角上瞧見紅線做的「脚布」兩字便笑道啊呀這是脚布啊這時另外一個傭人拿了兩塊

手巾上來道少爺的手巾才用肥皂汁煮了一煮現在洗滌了花翠玉又罵傭人怎麼把少爺的脚布放在這裏一個老媽子道剛才洗了拿上來我去找竹子晾却被奶奶拿錯了花翠玉大怒又把這老媽子擰了芝伯便把冷手巾擦了一擦嘴忽忽的到洋行裏去了

星鬘集

古今樂錄王獻之愛妾名桃葉妹曰桃根獻之嘗臨渡作歌以送之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又曰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

（楊寒梅）



一箇婢女的痛史

阿珠口述
雙人筆記

記者曰。距今一月前。雇一女奴。年纔二九。粗識之無。右手食指缺一節。居恆鬱鬱不自得。命之外出購物。輒不應。怪問其故。含淚無語。窮詰其身世。縷述如左。其中如信交事業之傾家蕩產。及豪富之淩虐女奴。慘無人道。皆爲注意社會教育者之研究問題。而女子自幼不習操作。卒至多受苦楚。以及人事變遷。役人者轉爲人役。俱是暮鼓晨鐘。發人深省。有功於世道人心者不尠。爰握管記之。亦一社會小說也。

余（女奴自稱以下仿此）名玉珠年十八然玉珠之稱爲十七歲以前事今則人皆以阿珠呼余余亦幾自忘爲以前之玉珠矣余家祗父母及余三人姓氏里居殊不願爲人告父業骨董商雖無恆產然經商所入年有盈積故起居飲食亦甚舒適雇一老嫗任炊飯洗衣及雜事余母勤治家務終日無少暇然余則以鍾愛故從不許余操作而不圖滄桑易變流爲女奴一年中備受痛苦竟爲不慣操作所害也民國十年信交事業風發雲湧某也贏數千某也贏數萬消息

傳入內地聞者靡不眼紅耳熱躍躍欲試余父販售骨董常作滬上寓公遂以資本之一部分購某交易所股票不一月股價驟漲脫售後獲利倍蓰余父大喜以爲得此發財捷徑區區骨董商終日奔波勞逸迥判不足爲矣於是無日不投身交易所市場除做股票之空頭買賣外兼營麪粉棉紗等不三月罄家資所有以殉交易所猶不足虧欠達萬金債主索債不得控諸官廳余父乃遁而之他一去無消息余母本患喘既念余父又悲赤貧喘病增劇服藥無資竟以不起余求乞鄰居募得若干金棺殮成服無力營葬露置先塋而余一家之命運從此告終余之痛史自茲開幕矣

余有族叔本爲里中無賴余家小康時常來告貸余父母周濟之顧終不能滿彼慾壑至是特來探余謂妙齡弱質居無親族必爲人欺宜暫居叔處以俟父歸此時余本衣食無着居宅係租售性質余家中落屋主屢下逐客令爲暫度目前計決從叔言初不料羊入虎口厄運之來實基於此

一日叔攜余投親來上海且藉以探訪余父抵申後下榻逆旅越兩日借一媼來棧向余端詳至再與叔耳語數四而去至晚叔與媼挈余外出乘電車至北四川路下車入一里紅磚作牆巨宅櫛比至里末第二家門有銅牌曰嶺南鄭第媼叩扉入叔從之余逡巡不敢前念余族素無兩粵親戚叔亦無賴

安得與鉅室往來疑害蜂起堅不肯入叔強曳余曰是余戚也來申投親即係此家問訊兩日方獲地址尚恐不得其門而入故泥嫗引導爾胡遲疑爲余遂入嫗偕余登堂止叔於闕者室堂中有老婦一少婦三侍者數人俱妙齡女子然赤足穿木屐一侍者抱一小孩覩之約五六齡嫗見諸婦執禮甚恭並指老婦命余稱以太太稱少婦爲大奶二奶三奶余念彼此親戚豈宜稱此不之應嫗與諸人絮絮語移時所語多不可辨後知嫗本粵人所操爲該省土語宜余之瞠然不解耳旋出招叔耳語余從之嫗止余勿前耳語後又與諸婦談良久最後偕叔至門房書一紙授老婦老婦閱後遞給三少婦傳觀一過命侍者入內取鈔票一束付嫗交叔余大驚駭念余在家時常披覽小說每有良家婦女被騙勾欄失身作妓者余得毋爲叔所誘乎急趨出問故叔與嫗已啓戶欲出余力牽叔衣失聲大哭謂叔太無良鬻余爲青樓中人矣死不願時則堂中侍者數人疾馳尼余不得出告以此地非倡家係公館叔與嫗已售余爲女奴既來之則安之惟有自嗟命薄胡爲投生作窶人兒哭復奚益叔與嫗亦勸余謂作富家婢衣食無憂強如在家受苦乘間脫手去余爲諸人強之入內倚窗啜泣老婦招余至其前狀似囑咐余事者然余不能解侍者傳譯云此後呼余爲阿珠除伺候三奶外並照看小孩務勤厥職如

有過失預備着精皮膚一頓打須知家法森嚴不容輕恕也余惟飲泣而已旋命一年長之婢導余至三層樓派定鋪位鋪係木架上下兩層爲狀類輪船上之弔鋪余鋪在上層有短梯作級婢亦粵人然能操滬語叩其名曰蕙香據云五歲即價賣於鄭宅今已二十歲矣鄭宅主人爲五金商兼營進出口貨家貲百萬老婦爲其母三少婦均其妻以入門先後爲次三奶新入宅尚未滿期年小孩則其所產蓋娶於外室已六年以產子故主人之母命其入宅者也三奶來自青樓恃寵而驕性情暴厲主人亦時遭其拳擊兩頰常有麻姑爪印褸褸血痕而爲之婢者受其凌虐更無論已余聆蕙香言心滋惴惴自顧亦良家女居於役人之地位余母且愛如掌珠風吹雨滴猶慮受傷迺一旦家破人亡居於供人使役之地位主余者之待下嚴酷又如此鞭韃笞鳳會當有時余身不足恤其如父母之遺體乎言念及此肝腸寸裂不禁放聲大號蕙香急以手掩余口已爲三奶所聞呼余下樓余悲不自勝且行且泣一婢止余勿哭謂三奶易怒怒則笞汝矣余強抑悲懷步入三奶室三奶目圓眉豎大聲叱余所語雖非粵音然強學滬語多不可辨僅知其不許余泣且命揩拭地板而已余初學作婢自幼未習操勞諸事無所措手姑揩拭地板曲躬跪地肢體俱酸揩拭未及屋之半已命易淸水三次洗滌揩拭之巾掌

心爲之紅痛淚竟奪眶而出點滴落地恐爲三奶所見掩面他顧正昏惘間耳鼓中驟聞三奶咳聲斗然吃驚兩足一伸縮觸磁痰盂上盂即傾仆着火爐前銅欄上頓時碎裂盂水瀉地無餘三奶大怒戟指痛詈至床後取一竹板長約二尺闊凡寸許叱一婢按余伏臥地上另召一婢至命褫余小衣余身不由主一任所爲惟覺竹板着臀奇痛如刀劊受笞良久始釋余起余生長一十有七歲從未或受笞責今則破題兒第一遭露出醜杖至數百奇恥大辱直欲一死以了此生苟非然者來日方長一身骨肉恐長與無情棍杖爲緣遲早間與世長辭耳念至此決心於宵深人靜後投繯自經此時三奶因笞余故喘息不已呼余跪背落拳略重即回手一掌頰上頓時發熱紅腫跪久臂酸且右腿杖創痛澈心肺跪盡乏力三奶陡然起立摔余兩臂無算叱仍揩拭未竟之地板另召一婢承之余已一心皈依閻羅天子儘餘此數小時之偷息人間臭皮囊之痛苦悉付腦後卽奮力操作地板揩拭畢命伺候小孩此孩非常頑皮好學戲時在地上翻筋斗或舞弄棍棒又須余伏地作馬行而騎余背上試思余有生以來第一日習爲奴隸祗此服役一項已覺異常勞苦矧經受杖步履維艱乃令爲此牛馬走背上負人雖是小孩亦有數十磅之體重余固拚此一身儘此未畢命前之光陰與惡魔奮鬥任其蹂躪無

如體力不支氣喘如牛小孩以短竹竿作馬鞭一手揪余衣領爲馬韁一手向後鞭策以余臀作馬屁股頓頓前行迺竹竿揮處忽着腿創痛極而仆背上小孩翻落地上大哭呼母三奶急扶小孩起爲之遍身揉搓問何處作痛小孩以手指後頭部蓋落地時後頭着地板痛固有之不足言傷然三奶則忿甚斥余爲故意以小孩出氣直前掌、頰數十下招一婢推余出房入扶梯後之小室命婢召二健僕至卸余小衣當解袴時創處度肴血與袴黏連故去袴如剝膚顧狼毒心腸之僕人痛癢不相關惟知順從主人意一撕即下余覺血流如注直瀉至足然念轉瞬且加杖又何惜乎一撕所可恨者余年已長乃令男僕爲余解袴下體全裸則洗盡西江水亦無面目見人矣旋由二僕挾余伏長榻上兩肩及腰足俱縛巨索壁懸長大之毛竹板一僕取下後高舉直下余閉目待笞完好之左腿遂如擒下衣服一任敲扑兩健僕更番力笞余初尚感痛終且麻木惟血液四濺兩僕之衣服及顏面殆遍知受創深矣三奶坐臨窗一彈簧外國椅上右手支頤左手執茶杯一婢爲之搥腿怒氣略平洋洋自若似不知室內有人正聳其血肉模糊之臀飽嘗毛竹板風味凡腰以下膝彎以上無處不受杖即無處不糜爛余已拚一死身受痛苦悉置度外偷眼視三奶安坐此柔軟無倫之椅上猶需有人爲之搥腿以之視

余同是一人同是一腿彼則置身安樂椅余則細縛白木榻彼之腿則輕撫緩拍余之腿則血肉橫飛彼不過擁有金錢耳論其出身或且弗如余乃藉區區金錢勢力視人如草芥世間不平事孰有過於此者時則笞余之兩僕見三奶默然無語若有所思未下止杖命令不敢少息良久良久三奶似有所覺訝曰尚在行杖耶姑念初來且恕之言已出室婢從之兩僕解余縛後亦去室中祇余一人臂與兩腿痛如火灼僵臥榻上不能轉側神志昏惘旋暈絕不省人事此後不知經若干時覺耳畔有人呼余張目視之即年長之蕙香持余袴曰且穿此裸臥於此殊不雅覩余取袴欲穿下體劇痛不能動蕙香爲余穿上謂余曰吾儕受苦合是前生註定否則呱呱墮地時曷不投生富貴家而偏爲窶人子亦既貧矣苟爲男兒尚可勉圖自立倖免社會上一切黑暗之專制迺又使爲女子身遭家不造陷爲奴婢一身皮肉賤比牛馬鞭之撻之惟主人之意是適在此爲婢者前後不下十餘人刑杖滋味無一或免臂創深淺斑駁如玳瑁長留不去作可憐女之紀念品若汝今日之受笞吾儕已如家常便飯不足爲奇汝亦可以勿哭矣余唯唯蕙香謂汝姑居此當爲汝稟知太太及三奶請假三日將養創傷蕙香乃去尋復來謂已允假可上三樓安臥飯食當由渠送來遂扶余起余臂痛不能坐蕙香抱之遝立地上

掖余登樓臥鋪適在上層創甚未易上蕙香一鋪本在下層與之易位而臥臥後體不能動痛且甚於笞時小衣全爲血漬溼透被褥余惟啜泣靜俟機會覓死而已蕙香去移時授余飯一盂上置菜肴命余食余辭謝之不可強余下咽勉進其半食已蕙香捧盆水至囑余洗臉又出杖創藥爲余糝敷傷處相逢萍水同病相憐余甚感蕙香之熱心懇摯而益覺覥然爲人主者其人格遠出蕙香之下嗚呼天道其有知耶胡爲乎賞善罸惡祗聞其語未見其人乎沉思有頃樓下忽傳喚蕙香且聞叱罵聲蕙香亟往側耳聽之似老婦責問蕙香繼以淸脆之劈拍聲凡十餘顧不聞蕙香哭余念此際無人歸眞解脫今其時矣忍痛起坐下榻解衿帶繫於窗上之一橫木中結束旣竟探首環內正欲蹋開凳椅蕙香忽上樓見余抱下謂汝若覓死必然被累不如先死蓋主人喜怒無常是非無定頃以汝故在三樓略久被太太掌頰若汝死去則又怪同居一室之人不加注意立即治罪余年最長罪且加等汝其忍乎余此時死旣不能生又弗願藐茲一身不知何以自處亦惟悶臥而已此爲作奴之第一日亦即痛史之首幕也

余爲蕙香及諸同事姊妹所監視絕少覓死機會且知余死必累諸人受刑亦有所不忍况父之生死未卜多分尚在人間則此生或尚有出頭日故亦不復作自殺想彿

說靈魂是眞軀殼是假余但保我天眞勿任靈魂墮落而已至於行尸走肉之軀殼不過偶然借來爲靈魂所依附奚必視之過眞水火刀杖加諸此身受者爲軀殼非靈魂聽之可也余既具此慧眼觀遂亦不覺杖處痛苦請假之三日中與諸同事姊妹得間略談始知宅中女奴除隨時出入者外計有六人曾逋者二皆薦人之店舖稔知此間虐婢情形教之出走薦往人家作傭工者所餘四人長曰蕙香年二十次曰菊香年十九俱服役老房大奶處者曰阿英年亦十九而小於菊香二奶處者曰阿桂年十七三奶先後購二婢曰阿榮曰阿銀俱未滿三月以受虐故出走乃借二奶處阿桂兼供使令卽在三奶房中笞余者也此老少四人莫不御下嚴酷凌虐女奴而三奶特甚所以阿榮阿銀咸以不堪受苦而遁云余聞悉後遂懷乘間出走計覓死之念完全打消三日已過臀創依然膿液淋漓幸蕙香曰爲余敷藥兩次腐潰雖劇尚不甚痛勉可步履仍下樓服役爲三奶搽胸搥背烹茗注水而灑掃拂拭及照看小孩則委諸阿桂以余創重不能任特恩暫時豁免也

余自服役後掌頰摔嘴等如小點零食每日無或間至蕙香所稱之家常便飯則以創傷未復幸而獲免如是者月餘而大獄起矣太太之梳頭爲蕙香專職蕙香有他事未竟時則菊香阿英阿桂及余任太太意旨傳喚何人卽由何人代

勞太太有日常佩戴之鑽環鑽耳挖二事置梳具匣中一日鑽耳挖竟不翼而飛遍覓不得太太大怒限期三日務必珠還合浦逾限有刑凡爲之梳頭者俱當受責一千人各處找尋杳如黃鶴時光易過偏較平時愈速轉瞬間三日限滿太太率領三媳押余等入余從前受笞之室並召男僕四人令執行刑杖首先受責者爲蕙香自褪其袴發臀受杖余視其臀頗豐隆碩大肌膚堅緻然青黑色之杖痕點綴砧遍想見歷年被刑之多太太謂蕙香專司梳頭責有攸歸罪應加等笞之千令既下行杖者高舉毛竹板直落蕙香腿部着膚頓留紅印十餘下後由紅而白旋即墳起笞五百易一腿又五百而止蕙香默然受笞不敢稍動似無痛苦者然且臀雖腫脹尚未流血奇已繼之受責者爲菊香登榻褪袴一如蕙香狀然視其臀右腿上乾血膠結蓋余來此月餘菊香已因細過被杖二次一次以磕睡故太太喚之不應一次則私自外出也太太謂菊香曰汝雖非專司梳頭然在余處服役罪應減於蕙香加於他人笞八百僕人扑其左腿雖未肉綻然皮破矣次輪阿英又次阿桂俱笞五百菊香及英桂之臀上亦遍綴板花不亞蕙香是皆示鄭姓主人之待下恩典令人撫髀不忘者也當阿桂時笞終且及余顧腐潰之臀奚堪更經敲扑翻以理論飾物宜自珍藏一旦失去苟欲責人應先責己迺不明此義一味

視他人如牛馬凌虐備至惟意所欲已背人道又復不加分別一律施刑行杖即有多寡身受痛苦則一如余者服役不足兩月代蕙香梳頭止一次亦與有罪同此受責豈以一部肉鼓吹爲梳頭之酬值耶若以盜竊論則竊者祇一人苟偵察得實盡汁懲治之可也今則竊者與非竊者罔不服刑在竊者固罪有應得其如非竊者之皮肉受冤何嗟乎皇天有眼應懲不平叵奈金錢世界銅氣薰天主宰世人之禍福者雙目爲之朦蔽無告之可憐人儘有冤抑莫或上伸亦奈之何哉方胡思亂想間叱余受責之聲浪直入耳鼓身非自主宰殺由人遑論鞭撻遂亦解衣伏臥供獻此腐潰無完膚之臀聽憑選笞何處太太謂余曰汝係初來臀創不任杖姑從寬恕鞭背五十行杖者即褫余上衣易藤條擊余背每着一下如將皮膚抽去心肺俱戰較笞臀爲尤苦蓋臀部多肉受刑略久即亦麻木儘可容忍耳鞭畢余遍體汗下奇痛不可耐太太謂自今爲始三日一限每限一比俟失物復得爲止蕙香等唯唯應命余亦惟隨聲和之而已

三日復三日失物終難得又經半月余等先後被責已六次蕙香受杖盈六千菊香四千八百阿英阿桂各三千彼等以慣食家常便飯肌膚鍛鍊至堅筋肉組織非常緻密蕙香曾告余一次受杖苟不盈千膚不易破膚苟不破任笞無苦惟鞭背最難忍受苟留大創雖告

平復至天陰雨溼時必感隱痛所以伊等遇鞭背時必要求易笞臀甚至卸袴獻杖得蒙許可欣喜萬狀嗟乎笞臀是何等苦事且動輒令男僕行杖苟非萬不獲已何至甘受痛苦不顧羞恥如此亦足證主人之虐待程度也已余因此於第二次比責時自願易鞭背爲笞臀承主人大恩薄責三百用示體恤積五次受杖亦已千五百余本負傷經此創上加創被刑時之劇痛固不待言然略告痊可之臀至是則化膿菌又大猖獗肌肉盡腐凹陷如盂蕭香諸人在第三次被杖時亦俱皮開肉綻鮮血下流如注受創若此則服役宜可邀輕減然主人不顧且以爲創傷愈劇作事愈不許草率庶足儆戒將來而爲之婢者至是如入犴狴全無生趣矣

第六次被責之第三日又屆比期是日吾儕以箱筒抽斗搜覓已遍決無希望議將各室器物依次撤除爲最後希望之找尋苟仍不得惟有靜待杖斃而已以失去者爲太太物故先收拾太太室中器物箱籠桌椅悉數移外室掃除地板不見縱影末及銅床推動之下有物鏘然墮地則赫然一鑽耳挖也蓋在銅欄杆下之置床墊之架上因緊貼牆壁且光綫黑暗前有帳幃上有枕褥不之見一加推動乃落地下度必太太午睡時遺落者自不小心殃及女奴橫遭笞楚冤矣急報告太太呈驗失物太太端詳數四絲毫無誤一笑而罷嗟乎

以來人之血肉皮膚易彼一笑貴賤上下之分乃如是其懸絕歟余前不云乎自幼至長未嘗操作一切勞動悉非所習乎入門日大受撻楚幸有此重創免爲費力事月餘方稍痊繼之以鑽耳挖大獄三日一追比新生肌肉風捲殘雲一掃而盡又經月餘始恢復原狀三奶遂以抹桌掃地洗痰盂揩地板擦拭銀器銅具收拾烟盤烟槍等事屬余一人負責阿桂回二奶處專事一人閒來伺候小孩及倒茶冲水捶腿按胸鋪床疊被瑣屑諸事不遑縷舉總之晨六時半起身至夜眠止無片刻得稍休息而夜眠時間又無一定三奶有阿芙蓉癖時有至午夜不眠者見余磕睡順手以烟槍擊余頭顱以致余頭有類遍生顆粒之北瓜引鏡自照不復識廬山眞面目矣作事又非所擅長多不能當主人意而痰盂之碰碎茶杯之墜地雖小心翼翼終不能免由是而竹板風味亦尤余之家常便飯臂部肌膚時在鍛鍊中不及半載亦如蕙香等之堅老耐笞不破不痛矣余嘗謂平日不慣操作以致備受痛苦實則遇此等全無人道之主人即善操作者又奚能免蕙香諸人豈皆自幼嬌養如余者哉於鑽耳挖大獄之後亦幾經笞楚足徵身爲女奴即是主人之解悶物心有不愉怒無所洩則令爲之奴者高奏肉鼓吹一部氣猶未平則以鮮豔之血表示吉利以博主人之一垂盼或可息却主人胸中火有時以奏肉

鼓吹爲贊事則隨便取一物擊頭作敲木魚戲藉此閣閣之聲亦得聊以消遣奴婢之頭以受擊扑故隆凸如魁星奇醜可笑則亦可博主人一粲焉

狴犴生涯馬牛滋味瞬息經年薄命如余居然又癡長一歲行年二九矣余於上述之茹苦外更有小孩之處處使我吞聲飲恨不可殫述小孩名福官年五齡除特屬一僕婦撫育外余亦兼任照顧之責福官與常刁頑時以棍棒擊余頭背手足余忍受不語則已如余呼痛或執其手不令擊則出聲大哭往訴其母謂余侮伊擊伊三奶即令福官持棍痛擊福官欲擊頭令余迎以首福官欲扑背令余承以肩福官欲敲脛令余授以足必使福官稱意愉快而後可若福官而終於怏怏也則又必飽餐家常便飯始已所以余之肌肉殆無日不與棍棒竹板相親青黑者爲舊疤紅紫者爲新傷以臀爲中心而旁及於頭肢胸背苟令余爲裸體寫生之範像必令人見之大詫謂何來此遍體梅毒之女子耶所可聊以自慰者一身尚稱完善未有殘缺耳孰知斷指之慘劇繼此開幕余述至此心肺震撼餘痛猶存已

一日三奶之阿芙蓉告罄購土煎製爐火熊熊烟香陣陣福官見之令余用指蘸膏欲調弄如錫糖時則膏已凝而未濃其沸熱可想設以指觸鮮不起泡余不允福官強納余手入烟鍋余憤極小加斥責福官隨手取調烟之竹簽插入鍋

內意將挑取烟膏塗於余身不圖藥入鍋傾沸熱之膏液半潑於余及福官之足上劇痛如火灼福官大哭三奶聞聲出視急為解去履襪已徧起泡瘡余此時足疼至不能稍動然無暇自顧強起為福官塗皆油浸冷水福官且哭且訴其母謂余匪特不允用指蘸膏且申申而詈終將烟鍋傾翻燙傷其足以洩胸忿三奶聞言大怒俟福官止哭後出室去未幾又來召余詳詢潑翻烟膏詳情並命出指示彼果食蘸烟未旋以余右手食指置桌上審視突出利刃劈指上立斷一節急痛攻心余即暈絕良久良久耳畔似有人呼余啓目睨之則身在三樓臥榻上坐身畔呼余者蕙香也相憐同病淚下如綆余既覺醒斷指及右足受熱瘡處咸作劇痛呻吟不已蕙香已為余指敷止血藥包紮妥貼至是知余傷足復為去襪泡多腐腫襪不能卸翦破始下蕙香曰如此很毒主人奚堪久侍妹亦良家女何苦葬身於此曷不追蹤阿榮阿銀兩妹燕幾此生尚有一綫光明耳余頗韙其說苦於人地生疏投奔無所蕙香乃指示榮銀二人出亡時之荐舖謂若不收留可示以創傷必邀首肯余於黑暗地獄中得蕙香指示胸臆為之一舒靜俟指足痊愈以一走了事惟蕙香待余若胞妹諸事照顧一旦分襟殊覺不舍且蕙香在此雖視余差勝亦常遭敲扑余乃勸以偕遁蕙香謂二人齊去則追捕必急萬一被獲生命休矣

一箇婢女的痛史

弗若一人便余不能強姑置之余養傷兩月而痊惟食指已斷不能復續祗餘兩節又經月餘乘間出走除隨身衣服外一無所取投奔介紹榮銀之荐鋪乃送至此處爲傭余之跬步不出戶者恐爲鄭宅人所見也



星鬟集

（楊寒梅）

唐宋遺史。崔郊有婢甚端麗。善音律。郊嘗私之。既貧。鬻婢於連帥于頔家。郊思慕無已。其婢因寒食來崔家。値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崔贈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溼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有嫉郊者。寫詩於頔座。公覩詩召崔以婢與之。



扶正

沈禹鐘

村中的人們大家嘖嘖稱贊張家小四的福命好他在前三年出門的當兒還是一個亂頭粗服農家的女孩子可是現在便大不相同了所以一個人不怕出身得微賤只要仗着福命雖然沉在泥潦裏有朝一日一定也會超升到青雲裏去的村中老老小小一時都把這些話兒彼此談論似乎看作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小四是村中的一個少女他家中只有一母一妹沒有旁的人了他家裏一向耕田度日每年除了還租納稅之外得到的勉強可以支持家中的甕飧但是因為他父親早歿家中寡母弱妹和他三口子支撐門戶一年到底總是辛勞得沒一刻舒服大家度着悲慘的光陰論起村中各家的家計來艱難的要算他們做打頭富裕的他們就要在最後了別家雖然也是仗着耕種這一件事但在春場下田的時候總雇着幾個幫工豢着一兩頭耕牛氣勢都很蓬蓬勃勃的便是次一等的雖然無力雇工和豢牛但是一門之內人丁却很興旺不是三兄四弟便是父子同居再沒有像小四家中的孤零零找

不出一個壯丁所以他們一到春種的當兒母女三人靜悄悄的在田中工作連半聲兒田歌都沒有他們的田土也似飽蓄着寂寞在裏頭和他主人的家庭可算是無獨有偶論他母女三人的體質只有小四生得最荏弱一張鷄蛋臉兒長得雪白一些瘢痣都沒有他雖然隨着他母親和妹妹治田可是他的體力委實有些不濟他做了一天工作從田裏走出來的時候不是搥着腿便是摩着腰委頓得什麼似的所以他母親常常說道我家的小四委實不配生在鄉下人家照他這種模樣兒應該坐在深閨繡閣中做小姐他投生的當兒一定認差了地方呢

在小四十七歲的那一年他覺得治田的生活有些厭倦了這當兒恰好有個親戚要介紹他到城裏一家姓陳的去做帮傭他便取得他母親的同意應允了臨行的當兒他母親鄭鄭重重的叮嚀了一番道你此去奉侍主人家總要格外的小心切不可當作在自己家裏一般千萬不要任性田家的生活原是極苦的事況且你的身體也不甚相宜你現在既然有了這個機會從此安心去帮人家也許可以永遠脫離這種苦境只要主人家瞧得起那工錢也會逐漸加增起來的你須要把我的話一一牢記在心上才是小四聽了他母親的叮囑自然諾諾應着他妹妹見他要到城中去謀生活心中兀自羡慕以爲他姊姊此去一定比

在鄉下快樂些深恨自己不能跟他前去同享那城市中的樂趣大凡鄉村中的人看那城市中的生活以為非常有味的彷彿在地獄裏望着天國裏一般那小四的妹妹也是這麽打量他生長在鄉下那裏會知道城市之中隨處都設着人生不幸的陷阱呢

那姓陳的一份人家倒也有些來歷這個男主人年紀雖然不上四十歲他在清朝的時代曾經當過幾任關差手下積受的委實不在少數自從入了民國他老人家就退歸林下不再出來做事安享那家園的清福所以論起他的資格來倒是一個貨真價實的遺老呢小四進了陳家就在他主母身邊伺候他主母見他為人伶俐便十分看重他他自己也覺得這個新生活委實不差因此便格外的謹事主人家希望永遠過下去他起初離鄉的當兒完全是一種村娃的打扮後來在城中過得稍久了耳濡目染漸漸的不同起來他的衣飾也依樣葫蘆的日趨於時新了他的姿首本來是很不差的現在配上些時新的衣飾雖然都是布素並沒什麽珍貴的但他天生的一副好模樣只經略略妝點已覺得十分淡雅比較那些濃妝豔抹的女子却要勝過多咧幷且他的顏色因為在城中長久了並不像在鄉下時候受那風日的侵及所以格外出脫得嬌嫩要是不知道他的人見了再也不會想得到他生長在鄉下的因此他運命上

的種種曲折從此就要啓幕了彷彿舞臺上的角色他的臉譜和服飾一切都準備好了只等開場的鑼鼓一響就要走到幕外來表演他的劇情咧

女子在性慾的社會上他的容貌和妝飾既然都完備了又那裏能够安着沒事兒呢小四在陳家帮傭約摸有一年的光景不但他的主母說他好便是那位男主人也十分厚待他後來主母因爲懷了孕身子委頓得很天天在自己房間裏坐臥着不大走出來所有家中的事情不關大緊要的一概囑付小四辦理小四爲人能幹居然行所無事不負主母一番的知遇在小四的運命上似乎光明了許多便是小四自度也竊竊私慶前途的有望不上幾時他那男主人忽然和小四發生了戀愛了這當兒恰巧他主母不大管事那男主人與小四鬧得像火一般的熱他主母却絲毫也沒有知道便是其餘的用人因爲陳家的宅子過於寬大所以彼此來往也不大覺察他們的隱私過了些時小四便因主人的愛寵宣布了收房了從此一家的奴厮婢媼見了小四大家要尊他一聲姨奶奶從前稱呼慣的小四姐再也不敢叫出來了小四到了這個境地自然是喜出望外回想從前亂頭赤脚在鄉下治田的情形再也想不到有今朝這一天眞可算得出於九淵之下登於九天之上了

小四收房滿了一月總算度過了

蜜月了他便向他主翁說明要回家一行他主翁自然允諾他回家這一天眞是妝得珠圍翠繞與貴婦人沒有分別等到到了家裏他的母親和妹妹幾乎認不出他來村中的人也紛紛的走來問訊自從他回到家裏忽然把他那個樸陋的村落添上了一團錦繡那村中得到他的點綴力量可也不小呢他母親見了他這等模樣自然是瞇着笑眼樂得不可開交禁不住對他說道小四你的福命眞不差我從前不是說的麼像你這種人生在鄉下是不配的現在到了城中居然就交上好運來了聽說你的主人家私很厚你將來的幸福正不小咧小四聽了他母親的話便微微的笑了一笑他母親又要想說下去忽然他的妹子走近身來問他道姊姊你這衣服是什麼做成的說時便伸出一張爬泥的手來執着小四的衣裾湊近眼睛細細的看了一看他正要回答他妹子他母親霍的搶過來將他妹子推了開去嘴裏慌着道你這樣不要齷齪了你姊姊的衣服麼他的衣服價值何等貴重不是頑的呢他一頭說一頭早抓起自己的袖兒在小四的衣裾上拂了幾拂又瞇着眼端詳一下方才放心回轉頭來瞅着小四的妹妹道下次別這麼才是要是再犯了決不放過你呢他妹妹一言不發的側在一旁不住瞧着小四的身上心中默默自忖道我和我家姊姊的命運什麼懸殊到這樣啊他現在

眞是個貴人了像我呢一天到晚手脚沒有一刻兒安逸不知要苦到那一日才出頭便不知不覺流出幾點眼淚來隨即橫着兩個指頭在眼皮上拭去了

小四在家裏住了兩天就要回去了這也因爲他新承恩寵不能久嘗別離的滋味臨去之際除了他母親和妹妹相送之外還有許多村中的鄉人們都來送別沒一個不殷勤到十二分像這樣的將迎在這個小小村落中委實是開以前未有之風氣可算得錦上添花的了小四自從回到陳家以後擁着姨奶奶的尊號度那秋月春花倒也逍遙自在誰知一個人上起運來眞是接二連三的阻也阻不住在小四收房的下一年他的主母忽然犯了鬱症不久就死了因此小四就愈加受他主人的寵愛等到他主母服闋之日他主人就把小四扶正了這一天賀客紛紜萬分熱鬧宛如他主人續娶一般這也可算小四生平夢想不到的一劇從此一家上下不是尊他一聲太太便是稱他一聲夫人只可憐他主母遺下的一個四歲孩子一切也都要聽命於小四并且還要不折不扣的稱他一聲母親然而在小四一方面論起來愈加見得他的尊貴咧

這當兒小四自己也生了一男一女了大家說他主母和他主人結褵了約摸有十七八年只生得一個[illegible]不能親見他兒子的長大小四收房到現在不過三年多些已

經生了一雙只此一端已可見得他的福命比他主母大得多咧他村中一開到他扶正的消息更是大家稱羨他不置沒一個不說一聲小四姐福命好差不多都抱着不重生男重生女的感念了那知道男子的心是最容易變的當初小四的主人將他收房以至扶正無非因他長得好看一時按不下這個熱辣辣的心來就此演上這幾齣喜劇現在小四的年紀雖然還在青年的當兒不過因爲受了生育的摧伐風貌已減去不少了并且他主人和他厮混在一起已經有這好幾年因此漸漸的不把他放在心上了有一天他正在房中抱着孩子取頑笑他的丫頭香芸忽然走進來說道奶奶今天我打聽到一件事情來了小四連忙問道有什麼事快說香芸笑着道人家又要給奶奶磕頭了小四聽到這裏格外的不明白起來便催促香芸道你快說罷別這樣裝腔作勢了香芸聽了方才湊近一步說出來道奶奶你還沒知道麼聽說我們老爺現在在外面娶了一位年輕貌美的姨太太今天要進門了奶奶你當眞沒有知道麼難道老爺事前不和你商議過麼小四一聽到這個消息早相信了八九分因爲他主人近來不大在家和他冷淡得非常以此證明起來便可知香芸所聞的決不會空中樓閣的他這一忖早氣得話多說不出來了後來新姨太太果然進了陳家的門了聽說這位新姨太

太是從妓院裏娶來的風貌之美委實花朵兒都及不上他當他進來的時候也不和他那位扶正的太太行個見面之禮那小四從此就裝着有病整天的深居房中不走出來問事可是那位主翁和他新姨太太正黐綿得如膠漆一般再也沒有工夫來一盼那扶正的老婆了

但見新人笑不聞舊人哭一個女子處了舊人的地位委實比死都難過呢小四自從新姨太太進門之後他主翁的態度就一變從前的樣兒了起先他主翁不過不到他那裏來還沒有什麼別的痛苦後來便漸漸的添上些虐待工夫來了最後他主翁便假借了一件極小的事情和小四發作起來逼他下堂小四到了這個當兒弄得呼籲無門自分即使哀求下來也不過和衆着的貓狗一般決無八理當時便決定了主意不如爭口氣讓了他們罷他便將數年來私蓄的細軟和其餘許多綢緞的衣服一併收拾好了預備回到鄉下去依着娘家過日子

慘紅色的斜陽籠照着平野和世人慰勞村路中一個作城市中打扮的年輕女子提攜着兩個小孩子慢慢地走後面跟着一個老嫗臂上挽着個大包裹似乎從遠處下鄉的模樣這便是小四和他所生的兩個孩子離了陳家回來的情形後面跟着的那個老嫗是他暫時雇來提取行李的小四一路望家門走來覺得這幾年來不到

家中一切景物有些不同了又想到從前回來的情形何等喜氣現在弄得這等狼狽眞是不堪回首他一頭走一頭忖着不知不覺落下淚來這時節他那豐容盛鬋的風姿已大不如前夕陽映在他的面上越顯得憔悴可憐他眼前的種種景物似乎都給他設着背景一般委實傷心極了他一到家門只見雙扉牢鎖默揣道他們往那裏去了後來問了鄰人們方才知道他妹妹已經嫁與北村蔣氏了這幾天他、母親也在他女婿的家裏那些村人們知道小四又歸寧了大家都出來迎接他因爲他們心目中以爲小四是個有錢的主婦那一個不是爭先恐後的承迎他呢所以他此次下鄉村人的表示和從前相較倒也沒有減色只是有幾個有眼力的人都竊竊私議道小四姐此次回來臉上消瘦得利害心裏一定有些不如意的事有的人便解釋道他既然做了主婦一切家政少不得都要仗他主持那有錢的人家自然不像我們窮人家裏的簡單不免操心過度倒也虧他趕得下去呢小四問明了往蔣家去的路徑就一路走去夕陽快要沒有了

他在妹子家裏住了幾天見他們款待得殷勤并且還你一言我一語的稱美他因此他反把過去的變端忍着不說出來連他母親的面前也一言不露所以他們還當他是個得意的人那知他心坎裏比剜着刀還難過些他有時冷眼

扶正

觀察他妹子和他丈夫的愛情覺得彼此推誠十分和睦他見此情形不由的暗暗羨慕他妹子的境遇不像自己虛受了幾年的浮華到後來一場沒有結果他想後思前把他這條性命都看作贅疣了

後來便悄悄的向他母親從頭至尾訴說了一遍他母親還勸他回去過了一天村中的港水裏忽然發現了一個女屍體大家都認得是小四他兩個孩子還跳着尋他的母親

村中的人們又大家紛紛議論道小四姐什麼失足下來一個人都沒有看見他到了現在便是仙人也難救的了唉他今番死在村中他的主翁知道了不知要痛哭到怎樣地步咧

方某

聞寧有方某者年老而無子女有一婢美甚愛之遂認爲女既而納爲妾又三年改爲正室伉儷甚篤婢而納爲妾常事也妾改爲妻常事也方乃以女爲妾則亙古所未聞滋堪詫噱（無爭）

有幸有不幸

范烟橋

▼(上)有幸

我在小學校裏讀書的時候有一位小同學很是和氣對着人總是微笑所以沒有一個不和他相好的他的家裏只有五十多歲一位祖母他的父親母親一概都等不及他成立老早離開世界了所以他非常得祖母的寵愛另外買了兩個婢女監護他那兩個婢女都是從硤石買來的那位小同學很能說出這一頁歷史來他說「那年我的祖母從杭州天竺進香還來路過嘉興住了五六天却在街上遇見了一個貧苦的婦人爲了新喪良人沒得衣衾棺槨之費所以把兩個女兒賣掉了換些錢去料理喪葬索價也並不大每個只要二十塊錢那西洋貨的洋囡囡也有要四五十塊錢一個的呢我的祖母便出三十五塊錢買了還來那時節大的十歲因爲他是九月裏養的便替伊取名叫小菊小的只有八歲因爲他在三月裏出世的便叫伊小桃我和小桃同年的所以小桃和我時常齋泥模玩着小菊年紀大一點略爲懂一些並且身體長大很能幫助我保護我……

⋯⋯」在中飯的時候便時常見一個婢女送飯給他吃晚上又來候他放學同他還去瞧瞧年紀比他大想來就是小菊了我也曾經到過他的家裏小菊倒茶給我小桃和他一起拍皮球我有時也加入這個游戲所以我很知道他們的性情行為我覺得小桃和我的同學一般和藹小菊似乎有一些脾氣伊很不喜歡嘻嘻哈哈的鬧只愛靜靜的玩着我有一回見伊獨自一人在天井裏蹬着一壁嘴裏唱着山歌一壁在那裏拔石隙的細草這功課並不是主人的命令是伊自己尋出來的消遣那麼也可以分別伊們姊妹倆的個性了

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我記出來覺得太沒意思了

不知道我因了新近聽見了兩件事情便聯想到以前的情況所以要回溯從前做個引子以下我要述所聽見的兩件事情了

小菊既然有一種孤僻的脾氣長大了自然不能得人家的好感了但是老太太却非常鍾愛並不嫌伊冷悄悄的沒有興致只稱讚伊有精細的心思靜穆的態度一切細工作都要命伊幹小桃雖是很高興的替伊的力老太太總以為不及小菊做得好所以小菊到二十歲還沒有出嫁那小桃却在十八歲上嫁給一家富翁做姨太太了在老太太的意思以為心愛的捨不得放伊去多留一年便覺得多熱鬧一年小桃雖是十八歲了和八歲時候竟是差不多老

太太問伊嫁給那一等人好小桃畢竟天眞爛熳說『我上半世苦夠了下半世須得讓我享一點福』老太太便留心揀了一個有福氣的富翁那富翁年紀並不老這個翁字也是從富字上來的現在還沒到五十歲娶小桃的時候不過四十七歲因爲沒有兒子便想納妾四十歲上他的幾家店鋪裏的經理先生合資買了一個幺妓算是一注公賀的禮本來是不能這樣冒昧的事前也曾經得了富翁的暗示所以有這樣官場式的禮物呢不料不上一年逃之杳杳因此他改變宗旨要討人家的婢女了因爲婢女受慣主人的管束操作勞動也是成了習慣若是做了人家姨太太一定心滿意足安居不變了這也是許多有經歷的對他說的秘訣經着媒人的說合便把小桃取了過來果然那小桃非常肯做不等富翁分付什麼伊早預先幹了從前伊服侍老太太和小主人十多年自然無論什麼事情伊都能體會得到只要把從前每天所做的功課做了十分之二三已經覺得十分勤謹很得家人的稱譽了伊又是喜歡說笑話尋開心只是做了姨太太少不得隨處留心矜持一點不過天性生成了是不易變動的伊逢到有鬆散的時候還是要拿出做婢女時和小主人齋泥模的態度來那富翁見了伊活潑潑地像畫裏一般的神氣自然愛伊所以伊在應酬的時候也是花園錦簇裝得很美麗那位大夫人雖有些天賦的

妬忌只是還能忍耐着並且小桃很會做人情對着夫人總是串珠似的寒暄甜蜜蜜地把夫人的醋心沒在糖裏使伊說不出什麼壞話來有時節見夫人在那裏做什麼事情伊便過去幫着因此格外見好眞是時運來時推不開呢伊到了第二年便呱呱地生下了一個肥頭胖耳的兒子來了這一個兒子直把小桃擡高到三十三天以上可是母以子貴了富翁每逢走進伊的房裏來便嘻開了嘴合不攏來以前一個月裏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夫人那邊三分之二的時間在小桃那邊從今以後夫人那邊只有五分之一時間的勾留其餘的光陰都消磨在小桃母子身上指上添了閃閃爍爍的戒兒項頸上加了雪白渾圓的串兒衣裳差不多天天在那裏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伊可以每天換這麼兩套出門的時候路遠的坐着汽車路近的坐着包車風大些便坐了籐轎人家都睜大了眼孔羨慕得說不出話來那夫人也是氣悶不過又知道伊有了天上安琪兒的護符量來也鬥不過索性讓了伊罷夫人死了小桃的幸運又是加上一層那富翁雖是續娶再也不能後來居上那繼配夫人也是度量大降格俯就所以很能够相安無事小桃自從出嫁了不時到舊主人那裏來歡歡喜喜好像天使來了伊滿臉春風把一家子的臉都噓拂到了

▼（下）有不幸

小菊的運命那裏及得小桃的歲歲高呢伊到了二十四歲上老太太覺得常留在身邊也不是個了局便留心替伊擇個好丈夫小桃雖是很舒服究竟丈夫年紀已大沒有少年夫婦的樂趣而且是偏房俗語說寧可天上做隻鳥不要人家做個小因此依老太太的心須得明媒正娶嫁給一個如意郎君做他的正式夫人但是小菊並不是老太太的女兒或是孫女兒大家雖知道是老太太十分寵愛妝奩一定不薄不過名義上總是一個婢女這婢女兩個字似乎和姬妾兩個字有連帶的關係所以除掉無產階級的人誰也不願婢作夫人呢因此老太太也把原意讓下一步後來仍舊嫁給人家做姨太太不過比較小桃似乎好一點那丈夫是個少年論起門第來也是個官宦子弟丰度翩翩四十多歲的富翁那裏比得上所以小菊也是十二分滿意娶過去那天賀客滿堂鼓樂喧天簡直和元配也不相上下那元配夫人也是花枝招展般相見很是客氣並不拿出大婦的架子來只是過了幾個月公子漸漸兒有些冷淡了小菊也有些莫明其妙伊在起初的幾個月裏時常和公子一起遊玩一起飲食身邊也用了兩個婢女自己竟不須動手夫人也是姊妹般相待真是有吃有穿有玩再也沒有什麼不如意了不過公子有一種公子的性情今天很高興的買了這樣還來便是成日成夜忘飢忘倦的玩着不到幾天便生厭

了。拋在一邊。再也不去顧問了。誰知他對於夫婦之道。也是這樣的棄舊喜新。他娶小菊的時候。也是耳邊聽熟伊幽嫻貞靜的好處。目底看熟伊嫵媚窈窕的美態。便一刻不肯遲緩的要娶伊了。相處日久。覺得伊有種種的不好。從前說伊是很精細很靜穆。如今卻變了冷冰冰的態度。懶洋洋的神氣。簡直成了個泥塑的美人。過了幾時。連美也不能說了。處處看出破綻來。別人家姨太太活潑流利。還是很大方的伊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一步一趨。完全脫不掉婢女的姿勢。所以他覺得不如到歌樓舞館裏。可以消愁。可以忘憂。娶在家裏的姨太太。遠不如寄在人家來得自由。沒有拘束。高興時到那邊坐坐。不高興時便換了。這邊。不至像家裏的姨太太。越是在生厭的時候。越是呆板板的走到面前來。那些下人們最會看風轉篷。見主人對伊感情淡薄。便也不肯十分順從。平日閒着本來喜歡搬弄是非。討主人的好。如今見有隙可乘。便兩下施行那脣槍舌劍的手段。因為伊是婢女出身。就把這個問題做了資料。起初大小之間。總算面和心不和。後來便三言兩語。兩下有些不洽。日積月累。格外生了氣分。兩下竟時常衝突起來了。到了衝突的時候。夫人便拿出大婦的勢派來公子先前還兩下安慰。後來竟故意避開。像宣告中立的樣子。那時節小菊成了孤立之勢。只是嗚嗚咽咽的哭泣。幸虧公子還沒有當伊一件物品看待。所

以並不和伊離異不過貶謫在冷宮裏罷了這樣的生活那裏能夠持久因此減茶減飯終究成了癆瘵之症一病奄奄不到三十歲早已魂歸忉利天了最可憐的伊並未生育過一男半女最後的哀榮都沒有我的同學說小菊也時常到他家裏來只是對着他祖母哭祖母也沒有什麽說話可以慰藉伊惟有說這是運命的關係罷我的同學也說真是有幸有不幸呢我笑着說太伯母對於小桃小菊一功一罪可是相抵了

有幸有不幸

星鬘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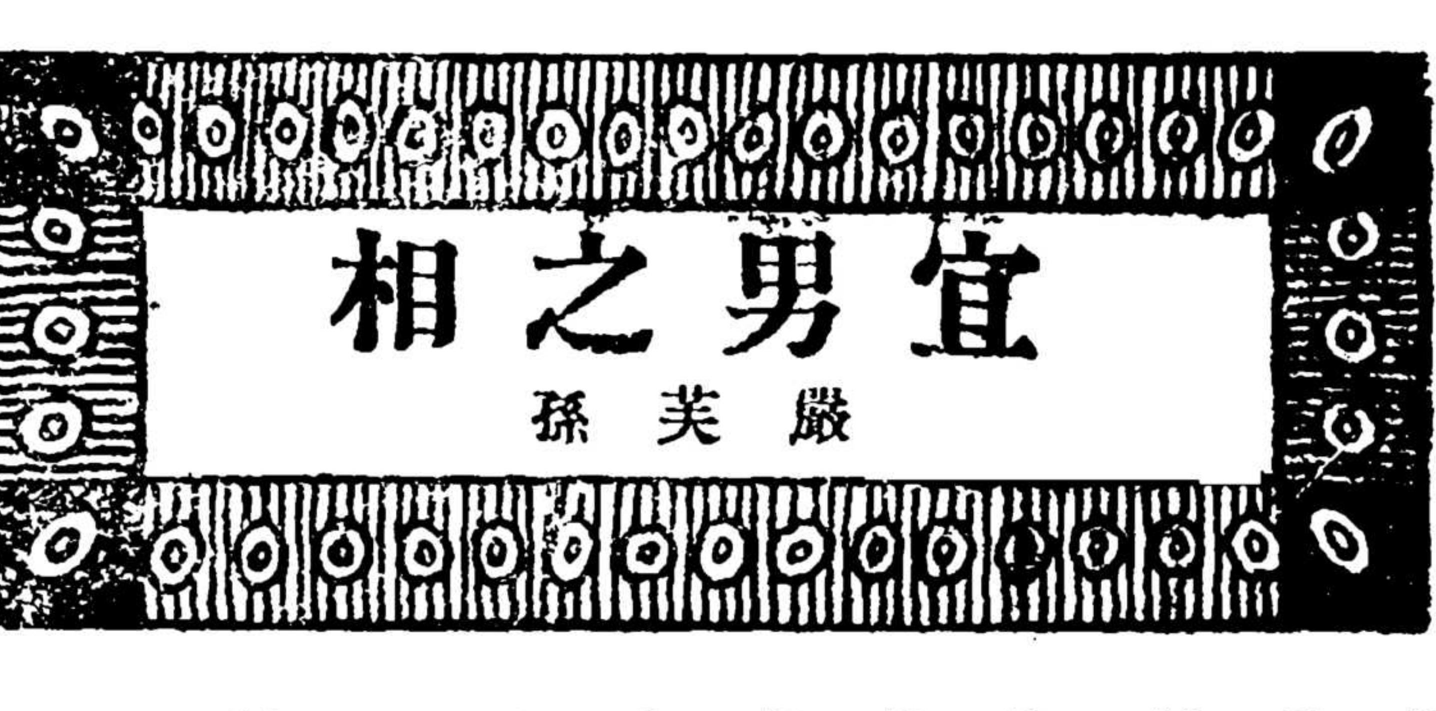
（楊寒梅）

麗情集宋沈慶之每夜馬厩輒驚見一白駒以紺縛腹超軼如飛掩之不及入閤內問內人惟愛妾陰月華臂上玉馬以綠繩穿之臥則置枕下夜每失所在旦則如故

星鬟集

楊寒梅

三水小牘•湖南觀察李庚之女奴名卻要•美容止善辭令巧媚才捷•李四子皆年少狂俠•欲烝卻要而不得•嘗遇清明節夜•纖月娟娟•庭花爛發•卻要遇長子於櫻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卻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庭中東南隅竚立•候堂前眠熟當至•又於廊下逢二郎•調之•給令於東北隅相待•遇三郎給令於西南隅相待•遇四郎握手不可解•卻要亦給令於西北隅相待•長子於廳角中屏息以待•見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卻要密燃炬•疾向廳事豁雙扉照之•謂四子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四子皆掩面而走•



那花白的鬍鬚蓄在薛夢魚的頦下他攬鏡自照想着伯道無兒不免傷感起來他今年已是五十九歲的人了少年時經商得意中年時宦運亨通如今面團團的坐擁厚貲只要仗着錢神的驅遣不費吹灰之力要什麼就有什麼只是他要兒子那怕化千萬資財再也要不到再也買不到

他十八歲結婚直到二十五歲他夫人沒有一個出產品他就蓄了納妾的一條心不知怎樣屢想開口話到脣邊只索咽住這幾句話悶在他的肚子裏直到如今已有三十四年

薛夫人何等聰明嫁過來七年沒有生育就先發制人和夢魚道我身體也沒有什麼病你就斷定我日後不會生育麼這幾句話扼住了夢魚的咽喉要說的話越發不敢說了

如今薛夫人已變做一個雞皮鶴髮的老太婆在生育這層上是無望的了夢魚記着他早年所說的話戲問他道你還想老蚌生珠麼

宜男之相

說也奇怪倒底薛夫人如今上了年紀醋勁減了不少他早年非常吝嗇不肯人家分享他夫丈一些愛情的如今却慷慨起來了不等他丈夫開口情願先把他姨甥女兒面前的一個名叫芸香的婢女給他丈夫納做小星據他說决不能因爲我個人不能生育便斷絕了薛氏門中的香烟將來芸香能够生出一男半女總是我丈夫的親骨血那末也有人叫我一聲母親咧而且我近來常發肝氣渾身酸痛芸香過來可以捶捶腿抹抹胸他做了姓薛的人隨身服侍我也許比別的婢女格外小心周到些

這幾句話灌進夢魚的耳朶口口聲聲說他夫人眞賢慧

薛夫人的兄弟大家都稱他舅老爺舅老爺素精相術這天在夢魚面前說起芸香的相貌舅老爺不絕口的稱讚他生得眉淸目秀耳大身胖非但是福澤之相而且還是宜男之相夢魚聽到煞尾的一

句心旌有些搖動了

夢魚是個齒搖髮落五十九歲的老頭兒芸香是個髮才覆額一十六歲的好女子兩口兒恰是白髮紅顏眞覺相映成趣咧不到三個月幸喜舅老爺談言微中芸香的腹部微微有些凸起來了

芸香的腹部一天凸出來一天分娩期近他自己一天害怕一天夢魚却一天歡喜一天他夫人的肝氣發作却一天厲害一天

說也奇怪薛夫人這大的年紀忽

又潑翻了當年那個酸溜溜的醋罎邊氣廻腸越想越氣幾乎在頭頂心上冒出火來只是這一回事是薛夫人自己的主動一念之差鑄成大錯要想發作怎樣發作呢唉！薛夫人算不得是一個慷慨人還是一個吝嗇鬼

有一天夢魚想到城隍廟買一幅張仙送子的畫像高高興興的出門不一會忽有一個姓王的車夫到薛家來問芸香要債原來芸香當初在舊東家的時候因爲母病求醫曾向車夫借了幾塊錢今天才來討的芸香當下和車夫在竈下說了幾句話給一個懷着妬嫉的醜丫頭瞧見了連忙到薛夫人面前放了一派謠言薛夫人正苦抓不到題目不能下筆如今抓到了這樣的一個好題目就可發揮他一篇絕好的文章了

夢魚高高興興的進門却不見了芸香的蹤影後來在柴房中發現了他頭頸套在粗蔴繩的圈套裏舌頭伸出來一寸多長弔在一根屋梁上像盪鞦韆一般的盪着夢魚見了幾乎跌倒

薛夫人罵道賤丫頭和王家的車夫隨便的自由戀愛其實早被我們看穿了今天王家的車夫又來鬼混不料事機不密賤丫頭無可遮飾就以一死自掩眞是自作孽不可活啊夢魚後來瞧到芸香渾身用火鐵烙着的慘痕才明白了一半對着芸香隆然的腹部不覺淒然下淚他夫人又像獅吼般的罵道這一塊肉多分是車夫阿二

的孽種便宜他早死早超生何必要你傷心呢

夢魚把那一幅張仙送子圖撕得粉碎對着那張慘白的遺容兀自流淚有一天正捧着這張照片涉了許多玄想不防會相面的舅老爺踏進房來夢魚收藏不及舅老爺順手奪了那張照片仔細的一看還是不絕口的稱讚道他生得眉清目秀耳大身胖非但是福澤之相而且還是宜男之相

夢魚像觸電似的兩隻眼睛儘望着壁角那堆張仙送子圖撕成的碎紙順着舅老爺末一句的話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的咀嚼道宜…男…之…相…

▼星鬘集

（楊塞梅）

拾遺記石崇使愛姬數十人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篩沈水之香如塵末布象牀上使姬踐之無迹者則賜珍珠百琲有迹者節其飲食令體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珍珠

一隻被逐的的狗

馬二先生

「我難道不知道他上學是一件要緊的事嗎但是你須知道家中現在的景況從前欠人家的債都沒有還清雖然也有我欠下的債不少但是其中許多債都是前代欠的與我不相干這事老史你是很清楚的我現在的應酬又無法減少家中的開銷漸漸的都不够了不要說別的連你們的工錢都發不出不得已纔拖欠下來那一次過年過節我不是沒法拉新債來塡舊窟窿啊不過祇欠不還如今人家都不相信我了再拉也拉不動了這是沒法子的事你却叫我給他出學費那裏有啊這不是我不管實在是沒有法子啊」一個年紀三十多歲的人躺在吸鴉片煙的榻上這時候他是剛起來祇穿着一身玄色綢的小夾襖和袴子頭上亂蓬蓬的短髮臉色雪白透着青色左手托着一支虬角鑲金的老煙槍紫沙煙斗右手食指大指中間夾着一根煙籤却用大指和餘四指的上節將榻上的一張白色金山毛毯扯了蓋在胸口以下和腿上說話時他臉上現出很愁苦的樣子但時時注意煙籤上的煙泡及至說完了方注目

射榻前站的老史是他家的一個老僕人『少爺的話是不錯但是小少爺上學確也是一件正經事方纔莊上送來……』老史話尙未完

『你不要以爲這筆欵……』說着那煙榻上的少爺用煙籤向煙盤中的一個摺子和一疊鈔票一指續說『是我又亂用的這是預備今晚或明天打牌用的這裏攏總不過這幾千塊錢還怕不夠呢你須知打牌最怕本錢不夠本錢缺了膽子也怯了必然輸的這是何等緊要的事如何能亂動呢至於他的學費我總可以慢慢的想法子』老史聽了不敢作聲默默地退了出去心中却是非常的憤慨剛走過院子一脚跨出二門忽地咻的一條狗竄進院來把他嚇了一跳接着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追着到了和他一碰幾乎跌倒却是雙手抱住了老史的腿纔不曾跌祇跪下了一隻腿老史慌忙把那孩子扶起說『啊呀珍哥兒你眞會嚇人仔細跌着啊』珍哥兒嘻嘻的笑說『老史你別擋着我我和靑兒(狗名)賽跑呢』老史放了手說『那狗是四條腿的你追不上仔細絆着跌一交啊』那孩子已是跳进着去了

上房院裏一個十三四歲的丫頭端了一個紅漆托盤盤裏盛着一個白瓷甌甌裏盛着冰糖炖的毛燕恰巧將進上房門冷不防從外面箭也似的竄進一隻狗來從那丫頭身傍擦過那丫頭一嚇將身

子一側手中端的紅漆盤不覺歪了那瓷甌豁啷的一聲便滑下來掉在石地上打碎了灑了一地的冰糖毛燕湯那丫頭一急便哭了却又不敢出聲

屋裏的少奶奶聽見響聲忙從梳頭桌上問『是什麼東西打了』那梳頭的娘姨便出來看時只見丫頭春喜正守着碎瓷甌抽搭着哭呢娘姨不覺失聲喊道『啊呀春喜你要作死怎的把瓷甌子都打碎了少奶奶却吃什麼呢』春喜未及回言屋中的少奶奶已是高聲問道『王媽怎麼把我的炖毛燕的瓷甌子打了嗎他又是要作死了叫他進來』那梳頭娘姨——王媽得了命令拉了春喜向屋裏便走春喜知道又要挨苦刑了那裏肯走祇是哭此時却已哭出聲了王媽一邊拉他一邊說『你還敢哭還不叫少奶奶打你幾下出出氣』這當兒那追狗的小孩子珍哥已是早跑進來了瞧見春喜闖了這般大禍祇管怔怔的站在一傍瞧

王媽將春喜拖進屋裏春喜祇是遠遠的立着哭少奶奶一眼瞧見罵道『死丫頭你爪子留着做什麼呢你過來』春喜只得向前蹭了兩蹭少奶奶一邊說着順手拿着一根挑髮的骨簪一雙手扯住春喜便向他的手臂上用骨簪亂戳亂刺登時皮破血流春喜痛得似殺猪一般的號叫方哭着分辨說『不是我有意是青兒……』少奶更氣說『青兒怎樣他難道

會咬掉了你的魂」說着又戳了幾下春喜哭着說道「青兒從外邊蹿了進來冷不防裏我一嚇那瓶子便掉了」少奶奶又冷笑道「你倒眞嬌怎的好端端青兒會蹿了進來呢」春喜說「是珍哥兒赶他進來的」少奶奶便問王媽道「是的嗎」王媽小聲說「可不是珍少爺現在還在門外呢」少奶奶聽了又氣道「珍哥兒這孩子也這麽大了還是成日裏這樣淘氣倒底是一個丫頭養的」這話却被門外的珍哥聽見他雖然是一個小孩子却也知道他的嫂子所罵的不是好話便哭喪着臉回到自己母親的房裏來他的母親——老姨太太却是一個丫頭收房的——看見珍哥兒很像受了什麽委屈的樣子連忙問「怎麽了誰又惹了你了」珍哥兒便說「嫂子罵我是丫頭養的」老姨太太聽了立時變色半晌不語祇是抽抽咽咽的自己哭泣珍哥兒看見母親哭了便又嚇楞了站在傍邊不敢作聲停了一停從一張椅子上檢了一個小皮球悄悄的溜出房外奔到外院玩耍去了

他的母親哭泣了一會兒嘆了一口氣便打發一個娘姨到外邊門房裏叫老史進來不多時老史來了垂手站着請問老姨太太「有什麽事」却見老姨太太兩眼紅紅的早猜料到又是和少奶奶少爺起了什麽衝突了老姨太太說「叫你來去給我向大少爺問一

句。話。他如。果、多。嫌。我。和。小。少。爺。娘。兒。兩。個。呢。儘。管。說。話。叫我。們。走。我們。就。走。不必。成。日。裏、給。我。罪。受。無論。怎。樣。小。少。爺。也。是。他。老。子。的。兒。子。他。總。不。能。不。認。啊。」老。史。聽。了。摸不、着頭腦、祇是。站。着。不。語、老。姨。太。太。又。催。他。說。「就。是。這。句。話。你去。給。我。說。去。啊。」老。史。說。「老。姨。太。太。您。這。話。裏。又。爲。的。什。麼。事。啊。」老。姨。太。太。說。「什。麼。事。你。也。不。必。問。祇。問、問。他。們。便。明。白。了。……我。是。丫。頭。誰。不。知。道。但。是。當。初。他。老。子。不。曾。因。爲。我。是。丫。頭。便。不。收。我。既。然。他。那。個。時。候。不。曾。攔。阻。他老、子。不。許。收。我。到。現。在。我。的。兒。子。也。有。這。麼。大。了。須。也。是。他。老。子。的骨。肉。照。名。分。說。他。得。叫。我。一。聲。好聽。的。怎。麼。背。地。裏。還。是。三。天。兩。頭。丫。頭。長。丫。頭。短。方。纔。對。着。小。少。爺又。說。什。麼。丫。頭。養。的。難。道。丫。頭。養的。就。不。算。是。他。的。兒。弟。了。嗎。他。老子。在。日。他。不。曾。分。別。明。白。現。在。要。想。不。承。認。可。是。來。不。及。了。我。從。今。日。起。另。外。找。房。子。住。與。他。們。分。門。另。爨。但。是。他。老。子。的。產。業。家。私。他兒。弟。應。當。有。一。份。兒。便。是。我。不。管。是。丫。頭。也。罷。既。然。當。初。他。老。子。收。了。我。這。一。個。人。也。應。該。有。我。的。一。份。兒。假。使。他。不。肯。時。我。須。有。地。方。和。他。講。講。理。看。」老。史。說。「您。請別。生。氣。這。些。不。相。干。的。話。都。是。背後。傳。說。其。實。少。爺。少。奶。奶。決。不。能。說。那。些。話。您。您。切。不。必。爲。這。些。事生。氣。」老。姨。太。太。說。「這。是。少。奶奶。向。小。少。爺。當。面。說。的。又。不。是。誰。告。訴。我。的。你。還。遮。蓋。什。麼。當。初。老。

爺在日你須看見的他們待我可不是這個樣兒如今是向他們手中討生活了便改了樣子了是不是你是老爺手中用的陳人也得替我說一兩句公道話』老史沉吟着祇是咨嗟說『好端端的這是從那裏說起呢』老姨太太說『這也不是一次　得前一月他們為春喜的事把那丫頭打得皮破血流還罵說丫頭胚子沒有一個好貨這不是明明指桑罵槐罵給我聽嗎還有老爺開弔那次為了珍兒去撒尿少磕了一個頭他們便擺起哥哥的架子出來教訓了一頓其實珍兒是個小孩子他懂得什麼教導他也應該祇不該說什麼下流種啦丫頭養的啊那些不三不四的話我一次兩次忍無可忍實在忍不下去了且不必說別的現在每月我房中祇給四塊錢房用珍哥兒兩塊當初呢你須看見的現在雖然是老爺死了不比從前但是每月祇幾處房租收收也還有一千多塊錢呢存款還不算』老史又嘆了一口氣說『論理也難怪您生氣但是您請消消氣小的總得請少爺給您想想法子您自己身子也要緊』老姨太太說『法子想不想由他們的便我的話你得給我說去』老史答應了幾個『是』又停了一停見沒有話了方纔退了出去

……………

一個禮拜之後經過幾次親友的調停老姨太太分得幾千元存款一所房子便實行分居了這宅內

祇有少爺少奶奶每夜少爺在外面賭錢少奶奶在家裏吸鴉片煙吸到夜靜更深的時候便把丫頭春喜來供消遣打得那小丫頭怪叫大哭那少奶奶打完了之後還是『賤丫頭』『臭丫頭』的罵個不休彷彿是一天功課的臨了的餘興一般

星餐集

楊塞梅

列女傳周大夫妻淫於鄰主父還恐覺爲毒藥使媵婢進之婢私語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因僵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過欲殺婢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弟聞之直以告主父放其妻將納婢辭以自殺乃厚幣嫁之

星鬟集

楊寒梅

「麗情集」柳宜城愛妾善於撫琴。字琴客。

南史。羊侃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舞人張靜琬腰圍一尺六寸。咸謂能掌上舞。

國史補。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嘗爲錡唱詞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後沒入宮。又放歸。杜牧感之。作杜秋娘詩。

世說。王丞相導幸妾雷氏。頗預政事。納賄賂。蔡公謂之雷尚書。



萬劫不復

張碧梧

大凡做父母的不論貧富愛惜兒女的心都是同在一根水平線上無有一些上落的祇是富人有的是錢祇知借錢的勢力養育兒女愛惜兒女的真心反而不能充分的表現出來至於貧人愛惜兒女的心這纔顯得非常懇切有衣先給兒女穿有飯先給兒女吃寧可自家受些凍餓決不忍使兒子飢寒這是關乎天性上自然的現象人力所不能左右的所以做父母的賣兒鬻女實是人生最悲慘的一回事了

阿貞真是個不幸的女子當伊六歲時伊父母實在無有力量將伊養大成人眼看着一家要凍餓死了這時來了一個老虔婆說當地的富戶王大發家曾經託伊買一個伶俐的丫鬟伊揀選到如今還未曾選中阿貞面貌生得好人也很活潑王家見了定然歡喜你們何不就將伊賣給王家呢一來伊也有了着落免得跟隨你們受罪一世也無有出頭的日子二來你們得着些身價也可做個小本生意免得天天挨凍受餓豈不是兩全其美麽他們聽了這番話也覺有理祇是將親生的女兒賣給人家從此伊就是別人家的人和我們斷絕關係伊生死存亡一概都不能過

問心中着實不忍但是仔細一想若不賣伊一家束手待斃將伊賣了目前伊既可飽食煖衣將來或者也能有個好結果那麼怎能祇因我們的不忍便阻斷伊的出頭之路呢他們商量了好幾回這纔咬緊牙關答應將伊出賣老虔婆就拿出幾十塊錢的身價交給他們立刻就帶阿貞走路走的時候他們心痛得有如刀割萬不忍擡頭看伊走出去祇管噎着淚眼呆望着這幾十塊錢哭個不止心裏不知是愛他還是恨他但阿貞畢竟年歲小不能領略到這當中的苦味更不能曉得前途的黑暗却很相信老虔婆的話說是引伊出去頑耍一會仍送伊回來伊就高高興興的跟隨老虔婆去了

二

阿貞已由窮人家的女兒變做富人家的丫鬟了從矮小傾斜的草屋裏來到這高房大屋脫去陳舊破爛的衣服換上了紅紅綠綠的新衣伊不知利害心裏到很快活祇是睜眼看出去都是陌生人無有一個相識的又不免有些害怕方纔引伊來的那個老虔婆也不知去向面前却換了一個老婆婆聽別人喊伊叫做張婆婆伊也就稱呼伊做張婆婆了伊就向這張婆婆道你快些送我回去罷張婆婆祇是笑並不回答伊又說了兩遍張婆婆纔道你在這裏多頑幾天罷你在這裏有穿有吃何必回家去挨凍受餓呢伊道我不願意在這裏我要我的媽媽呀說着放開小喉嚨哇的一聲哭了張婆婆連忙喝止伊却

不聽哭聲越發高了不住的喊着我媽這哭聲驚動了大發的妻子當即分付張婆婆將伊重打一頓拿個下馬威並向伊說下次如再喊要我媽就照樣再打從此以後伊果然不敢再喊也不敢說要回家去了有時心裏動了這個念頭牙癢癢的要喊出來但想到那一頓打痛楚難忍就連忙頓住嘴不敢喊出聲了

伊因爲年紀小名義上雖是丫鬟却還未執行丫鬟的職務伊派定的職務是陪伴小少爺頑耍這小少爺的年歲和伊相同也剛正六歲頑皮得甚麼似的高興的時候和伊很要好母親給他吃的東西他總得分一些給伊吃有了好頑的玩具也都和伊一同頑耍但是氣惱起來就伸出小手照着伊沒頭沒臉亂打一回伊的臉上常常被他打腫或是抓碎祇因有大人在旁替他助威伊就不敢回手獨自兒哭一回罷了有一次這小少爺和伊拍皮球不知怎樣又動了氣了就一把揪住伊的小髮辮握緊拳頭打個不歇這時恰巧祇有他們二人沒有人來威壓伊伊被打得痛極了就用力想將他推開這小少爺不提防這一推就被伊推倒在地當即殺猪般哭喊起來又跑去告訴他母親他母親聽了大駡這還了得就將伊拖到面前按倒在榻上足足打了好幾十下伊被打昏了忘却了上一次的事就連哭帶說道你會告訴你媽我也會去告訴我媽呀待我媽趕來打你

時你莫逃走是了太太聽伊說出這一番話更是怒不可過恨不得將伊活活打死纔能出氣幸虧張婆婆前來解勸纔將太太勸住了手將伊救出重圍埋怨伊道我天天向你說怎麼你一些也不明白你怎能得罪小少爺呢伊道這事怎能怪我他將我打急了我纔推了他一下難道他雖將我打死我也不能動一動麼張婆婆道你能這樣包管你縱吃些小苦却受不了大虧了伊道我爲甚麼要這樣讓他我在家裏時弟弟妹妹都還讓着我呢張婆婆道但是你已賣給他家你這條小命還在他們手裏慢說打你一頓算得甚麼呢伊道這樣讓我回家去罷我媽多少痛爱我我何苦在這裏被別人家亂打呢張婆婆道你這話若給太太聽見又是一頓好打你聽我的話罷張婆婆又拿話哄騙伊一回伊究竟年紀小思想簡單聽張婆婆指東劃西說了一遍早又忘却了那回事嘻嘻哈哈的頑耍起來了

光陰過得眞快不知不覺已將幾年過去了阿貞在這幾年當中也不知被主人駡了多少回打了多少次打駡得伏伏貼貼天賦的自由活潑的性情差不多消磨個乾淨不過伊年歲既大智識已開想到自己是賣給這裏的雖受這種慘酷的待遇却也無可奈何心裏也十分傷感又想我獨一的希望祗是將來嫁人因爲嫁人之後便可脫去這裏的束縛能够自由行動了但是有丫鬟的主人家都不肯輕易

將丫鬟嫁去因為丫鬟的用處不祗是服侍主人還能當做主人出氣的機器主人生了氣就可隨便將丫鬟打罵一回丫鬟一些不敢反抗若是倔來的僕人能夠這樣麼所以我這一線希望還不知何年何月纔能夠達到呢伊的希望還未曾達到但難星早又臨頭了原來伊的主婦見伊年歲已大人也伶俐便將伊調到房裏伏侍自己這主婦本是個鴉片烟鬼平常必到日落西山方纔起身天亮之後纔預備安睡夜間別人都去睡了祗有伊坐在房裏聽候呼喚烟呀茶呀忙個不了還須忙着燒飯煮菜給主婦吃主婦對伊的脾氣偏又很大茶飯必須剛正可口熱了不好冷了也不好倘有一些不合意破口就罵伸手就打伊躺在烟牀上面迷迷糊糊的時候還要伊不住的搥腿搥得輕些或是過重了那一支烟槍便打到伊的頭上若非這主婦吸烟過多精力已大衰連打人也無大氣力伊的頭上恐怕早就有許多窟窿了像這種經過的事不知有過多少要說一時也說不完單表一件事做個比例罷一天夜裏風雨很大氣候很冷家中上下人等吃過晚飯都趕快鑽進被窩裏取煖祗有這位主婦還橫躺在烟牀上儘量吸烟身上蓋着棉被伊端坐在牀沿上替主婦搥腿耳裏聽見窗外的風雨聲一陣緊似一陣和這搥腿的聲音一下接着一下如有節拍的一般便不由得觸動愁懷想起許多心事先想親生的父母現在

不知怎樣拿着賣女兒的錢不知可曾做一些生意如果生意發達衣食無虧賣了女兒還算値得否則那幾十塊錢到手一空還免不了凍餓那豈不是白白的賣出女兒害得女兒日夜受罪麽又想自己是賣給人家做了鬟的自己的命運祇好聽人家的支配如今這樣受苦將來還不知怎樣收塲伊想了一會忽覺精神困頓便不由自主打起磕睡來正在這個當兒陡覺頭上一陣奇痛急忙睜眼看時見主婦正手舉烟槍又向伊打過來了伊連忙將頭一偏雖躲過這一槍但主婦越發動怒霍的跳起來罵道賤婢時候還這般早你竟這般好睡麽好好待我來處治你一番看你可還能睡得着本來已隔了一天我未曾打你你的骨頭自當發癢了說時就伸手在伊的腰間用力擰了幾下伊痛得忍不下就狂喊起來接着連連討饒但主婦怎肯就此罷手又想用手擰伊自己也不免費力眼睛一瞪計上心頭就拿起一根烟扦在煙燈上燒了一會差不多燒得通紅時就照準伊的手上戳將過來伊來不及躲避烟扦的尖頭已戳進皮膚這一陣痛楚眞是向來所未有幾乎連氣也接不上了主婦還逼着伊將衣服脫下預備再用烟扦來戳但伊用手指着身上許多傷痕哀告道太太請息怒我身上這些傷痕都是太太因我有了錯處不是打出來的便是擰出來的一塊塊的接連着幾乎無有空的所在了論理我就應該提足精

神服侍太太纔是千不該萬不該方纔又打磕睡累得太太生氣但是哀求太太饒了我這一遭免得這煙扦戳進去正戳在這未曾復原的傷痕上痛上加痛我這條狗命就將不保了太太就饒了我這一次罷以後我如再有錯處這些傷痕大約也可復原那時任憑太太處治便了說罷伏在當地叩頭如搗蒜主歸聽了伊這番哀告居然將烟扦擲下嘴裏却嚷道日間儘你睡着怎麼夜裏還這樣磕睡不是有意和我做對麼伊連連道這個不敢怪我糊塗打這磕睡但是如今明白了以後不必說別的事不敢違拗一些便是睡覺若未得太太的分付我也決不敢合上兩層眼皮的了主婦重又躺下道趕快來替我搥罷你是從十二點鐘搥起的現在祇有三點鐘共搥了三個鐘頭膀臂未必就痠了罷伊將兩隻膀臂接連抖了幾抖道一些不痠我定替太太搥到天亮再搥到太太睡着好了

阿貞本有幾分姿色如今是亂頭粗服還覺楚楚動人如果打扮起來必然十分好看因此大發便動了邪心暗想這一件好東西聽其空閑着豈不可惜待我來享受罷當下他將這意思告訴了妻子伊祇重在吸鴉片烟旁的事却不關心聽了他的話就道你既喜歡伊儘可將伊收房作妾不過伊服侍我已有多時我也很喜歡伊一旦被你奪去我心裏未免不快他笑道算了罷虧你還說得出歡喜伊呢難隔一

天不打打起來時似乎恨不得將伊打死不是我說笑話伊服侍你這些時沒得着別的好處大約祇是身上平添了許多傷痕伊很鄭重的說道這正是我喜歡伊呀倘若不喜歡時怕早就將伊活活的打死了橫豎伊是我買來的人我要伊活便活要伊死便死旁人怎能過問我一聲呢

收房作妾的話傳到阿貞的耳裏伊這一急眞是非同小可直急得日間飯也不吃也不睡覺祇是躺在牀上嗚嗚的哭個不住張婆婆見了很爲詫異便問伊道你爲甚麼這樣呢伊道你還不曉得麼老爺要將我收房了張婆婆道這是喜事呀我正替你喜歡你爲何反哭呢伊道原來你有所不知想當初我父母因爲窮得無飯吃便忍心將我賣給人家做丫鬟害得我受了這許多年的罪且看我滿身的傷痕便可知道我受的罪重大了但我在這萬分困苦當中還存着一線希望就是希望長成人後主人將我配給人家那時我們單夫獨妻縱然再過苦日子也覺安適因爲不致受這種非分的慘罪了如今偏偏老爺又看上了我要將我收房雖說做妾勝過做丫鬟但做妾也有做妾的苦處也着實難以忍受呢我本受丫鬟名目的束縛聽人家擺佈如今又受這妾的名目約束料想一切更不能自由這眞如在我已被捆縛的手足之上又加一道繩索一般唉我常想寧願做窮人家的女兒切莫去做富人家的丫鬟寧願

做窮人的妻子切莫貪圖做富人的妾我雖明白這道理怎奈四面逼攏來偏生將我逼上這一條路我怎能不傷心忍住不哭呢張婆婆聽伊這番話連連搖頭道你這話說錯了做丫鬟實是可憐像你每次被主婦打罵時我也覺心酸如今難得老爺要你做妾這正是你享福之時出頭之日因爲你旣做了老爺的妾太太便不能再照那樣待你了伊道話雖這般說但是我仔細想來敢說做妾的苦處不在打罵還勝過打罵呢你是多年的老婆婆了請你勸勸老爺不必要我做妾罷張婆婆道這是何等大事我怎敢多說但是我要勸你不必這樣迂極被人家笑你沒福呢伊道婆婆如今你不信我的話定說是做妾好我也不和你多辯左右你還有精神將來或能親眼看見那麼一天那時你必然要稱贊我的見識不錯呢

大發將阿貞收房之後很爲寵愛伊便是大發的妻子待伊的神情也不像從前客氣得多了但伊終是悶悶不樂如同有甚大心事的一般祇因大發日夜都在伊的房裏伊不得不強打精神敷衍着他這樣過了一個多月大發的妻子忽然向大發說道當初你說要收阿貞爲房我以爲不過是這麼一回事阿貞仍舊能來服侍我的我所以纔答應你誰知到了現在你祇管霸佔着伊不讓伊來服侍我我並猜你的心裏也必祇有阿貞早就無有我了這口氣我忍

不下不能聽你這樣的伊定要叫阿貞再去日夜服侍伊和當初做丫鬟時、一樣他不敢違拗祇好依從阿貞早料到還有難日在後倒不以爲詫異不過日夜受伊的呼喝打罵越發覺得傷心而且伊因阿貞有了這妾的名義似乎和伊立在相對的地位深悔當初不該答應丈夫便格外磨折阿貞顯出自家的威風使阿貞不敢稍露頭角於是阿貞的處境比較從前還要痛苦咧

阿貞哭喪着臉向張婆婆道你幸而未死看見我有這麼一天了我從前說的話如今你定能相信了假如我嫁給人家爲妻怎會再能這麼一天呢張婆婆說不出甚麼祇是嘆氣這時啣山的落日已漫慢沈下地平線去就將這孤苦無依婢而妾妾而婢的阿貞遺留在這黑暗的世界上了

閑園雜談　（菊高）

邇來墨西哥國中發現一種小鳥頭上細毛軟白如雪可以隨意變化擬種種花形以誘蜂蝶等類捕而食之

數十年前葡人愛柏立氏在非洲之南部獲一鱷魚開膛剖肚則黑物纍纍滿腹無烟煤也噫可云奇矣

人格之墮落

姚賡夔

▼一　窮人家的女兒

王阿寶人又伶俐貌也姣好只可惜爹娘不爭氣家裏頭沒有財產一天到晚一家三個人幫着人家去做工得到的工資很是微細在這樣米珠薪桂的社會上委實有些可憐只得有了朝餐沒夜餐的過着在阿寶也怨不得他人只怪自己沒有福分做了窮人家的女兒頭上插的是野花身上穿的是破衣那些金銀珠寶綾羅綢緞只合有錢人去插着穿着窮人家的女兒又那有份呢

他窮雖窮却是一個清清白白的女孩子在人格上毫無缺點他的爹娘很歡喜他就是鄉里人家也沒一個人不說他好沒一個人不歡喜他只是他處了這種困窮的境況委實可憐人家雖是歡喜他却都是有心無力

忽地裏有人來說東街上陳老爺家要買一個使用的婢女我看你們阿寶人倒很好假使肯……是再好沒有了陳老爺家裏何等富有像阿寶這樣伶俐的女兒一定能得到主人家的歡喜那時怕不不好

衣穿好食吃麼阿寶肯去勝在家裏萬倍了

阿寶立在旁邊聽到到陳家去了有好衣穿好食吃心中倒動了一動他以爲他素來不能達到的目的到陳家去後可以一一達到了這時他的心已爲萬惡之慾念所驅使他直直爽爽對他爹娘說「我願意去」

他的爹娘倒楞了一楞那摯愛的天性不期然而然的流動了但是那環境把天性一壓迫那天性不知怎的會消滅了在這孔方兄面上便把他女兒送給了人家當時一室靜寂無聲阿寶的爹娘兩眼直看着阿寶那眼淚不住的從眼眶中滴下來阿寶心中雖也覺得難過但是一部份的心還希望着以後的日子也眼看着他的爹娘只不曾滴出眼淚來

此後的阿寶去做富家的婢女了

* * * * *

二　富家的婢女

陳家婢女中多了一個伶俐的王阿寶

王阿寶很得到他主人家的歡喜而尤其得到他老主人的大兒子的青眼

王阿寶何以能得到他少主人的青眼呢這到是一個問題一個婢女勤勤懇懇替人家做事情人家自然都歡喜他但是人家歡喜他是沒甚希奇他的少主人歡喜他却眞是希奇了

這個理由我也說不出但是他少主人委實希奇見

了他總是笑嘻嘻的有時還在他老子們前說他好有時還買些首飾給他他屢次受了這種特殊的恩典却不明白是什麼道理

他在陳家有一種特殊的勢力宛然做着婢女之王人家欺負他不得倘使去欺負了他便有那不恥下交的少主人來替他抱不平

他感激他的少主人實在是很利害他想他少主人實在和他父母一樣但是他依舊不明白是什麼道理

他現在頭上也有銀手飾帶了衣上也有好衣裳穿了從前他說他沒有份的東西現在他也有份了他有時想着從前在家裏的時候面孔上便發出一種愉快的態度覺得他現在的日子眞快活也不想着他爹娘的恩惠了

他雖是做着陳家的婢女吃着陳家的飯但是很空閑沒甚事情做他以爲做富家的婢女實在是最値得的一件事情了

他雖然比較從前快活的多然而他總是個婢女人家總當他婢女看待

＊　＊　＊　＊　＊

三　富家的妾

他依舊安安閑閑做着陳家的婢女

有一天大家——他的同伴——見了他都抿着嘴笑有的還扮着鬼臉去羞他他自己想奇了我爲什

麼給人家笑呢我難道換了個人麼他去把一面鏡子照照自己的面孔他依舊是從前的他並不曾改變那麼人家怎的去笑他呢這疑問橫在他心中想不出一個適當的解答來他這時只得拉住了他的同伴問個訊他的同伴依舊抿着嘴笑再也不肯說出來他再四問時他的同伴只得冷冷的回答他道『你去問少主人罷』說罷便一溜烟逃了臨去的時候還向他笑了一笑

他細細去味方才他那同伴說的話又覺得希奇他想那同伴既叫我去問少主人我何不去問少主人呢去問了少主人之後怕不能解我的疑團嗎他這時便走將出去不一會兒果然碰見了他少主人他問道『怎的今天我那許多同伴都來笑吾啊』他少主人聽了他的話也對他笑了一笑却不回答他他更奇怪了

他默默地想他的同伴對他笑他的少主人也對他笑這笑斷不是無緣無故而笑一定有甚奧妙含在裏面他正在想一個同伴來了對他又笑了一笑說道『太太喚你哩』

他不知道他的女主人喚他做甚更不知道這一喚是吉是凶心裏頭不住的跳然而他知道凶是不會的一定是吉那麼吉的什麼

他的女主人對他也笑了一笑慢吞吞的說道『阿寶啊你多大的福分啊我們大少爺說你很好他預

備把你做個偏房……」說到這裏他的頭低了下去了紅雲上面了響也不響一響他的女主人倒很知趣又笑了一陣走了進去

他如出牢獄退了出來同伴們更對他笑個不住他自己有說不出的感想他才明白人家爲什麼向他笑

他以後便是陳家少主人的妾了

他從前被人家呼喚現在也去呼喚人家了他從前帶些銀首飾現在帶金首飾了他從前穿些好的布衣裳現在有綢衣裳穿了從前所夢想不到的事情現在居然做到了

他現在雖然比從前享福多了然而他總是給人家做那玩物式的妾人家總當他妾看待

* * * * *

▼四 畢竟如何

他從前是貧人家的女兒然而人家總當他一個女兒看待和富家的女兒一樣

他後來雖做了富家的婢女然而人家總當他一個婢女看待總得馬牛般差使他要怎樣就怎樣

他最後竟做了富家的妾了然而人家總當他一個妾看待總得玩物般看待他要怎樣就怎樣

他幸福上雖然有進步然而他的人格畢竟如何

妾之問題

戺厂

某君曰•多妻者卽可定一者尊之爲妻•而其餘均謂之爲妾乎•妾之定名•卽爲第二者以下乎•今各處風俗有兩者皆稱爲大妻•以及多數皆稱爲大妻者•是否合例乎•亦有以妻爲妾•以妾爲妻•而朋輩所公認者•此又成爲一種社會習慣乎•是亦妾之問題也•

我的心可碎了



朱鶴影

倪鑑人本是個教育界中後起之秀練達老成鄉里中久推秦斗論他的丰度雖不能把衛玠潘安來妄自比擬却是翩翩裙屐楚楚風神可以算得一位俗世的佳公子他的父親又是一位富紳家藏珠玉積穀滿倉年紀已經七旬以外鬚眉雖然白得似霜雪一般但是精神矍鑠不讓少年咧并且倪鑑人早歲成婚他的夫人門閥雖不華貴丰姿雖不秀麗但雙方情性尙稱和洽結褵八載從愛情方面的結合製造出四位民國之母鄉黨間瞧他接一連二的產生了女兒暗暗地嘆息他們夫婦倆沒有生個男孩子終是一件缺陷的事情呢唉偏偏天公作惡播弄玄虛倪鑑人有一位哥哥號喚籌人的他和他的夫人結褵也不過十載好似和他弟弟較勝會似的接連產生了五個兒子個個肥頭胖耳玉琢粉裝鄉黨間都稱羨籌人夫婦的福分好喚他們做子孫太太唉不要說鄉黨間乾起勁咯說籌人就是那位富紳也

不免對待大兒子和小兒子分起軒輊來見了孫兒迷花眼笑說着是我家接宗傳代的寶貝心肝見了孫女終嫌着他們是個兩截穿衣三綹梳頭的賠錢貨鑑人和籌人天性友愛知書識理瞧在眼裏彼此還不見得爭奇鬥寵不過弟兄倆暗地裏各說一聲慚愧罷了但是妯娌倆卻爲了阿翁的偏袒雙方便起了芥蒂之心當着面和顏悅色背着面囂囂冷嘲日積月累那家庭間便滿布乖戾之氣把慈祥和藹的天倫樂趣沈沮了不少險些兒宣告破產幸而那天良上發生一縷微光把他們父子兄弟激醒依舊如斷如續的維繫着但是鑑人遭着這環境的迫壓一時立性不堅誤蹈情網便生生的組織成一個特殊的家庭受盡了精神上的悽涼痛苦只落得消瘦沈腰面目悴憔把一位生龍活虎似的青年變成個狼狽不堪的寒士咳著者本和他是至親而兼密友祇因爲飢寒所逼棄象天涯背井離鄉和桑梓上的事情不免隔閡了一層近者秋思蒓鱸陡起還鄉之念一輪遠衢遙望閭門忽忽的安置了行裝去訪我五六年不見的好友那知兩腳剛踏進他的門楣耳朶裏便聽得一陣子男啼女哭之聲頓時面呈驚異身子上凜凜然起了無數寒粟暗自忖度道怎麼走得巧呀莫非鑑人遭了甚麼家變麼在這當兒我便立定了脚跟不走也不去打招呼偷偷掩掩的在門縫裏張看那視綫直達到他的廳堂上瞧見兩個女

子都是蓬首垢面懷裏各抱着一個嬰孩各人身邊還牽衣啜泣着一個呀呀學語的男孩好似舞臺上演探親相罵似的申申毒詈各不相下我從左邊一瞧啊喲這不是鑑人的夫人是誰呢那右邊的婦人年紀比較得小一些那嘴吧兒却凶刻非常所說的話約略都含着醋味我聽了半天雖然明白了其中三分的緣故但還不見鑑人的蹤跡心裏頭終是懷疑着薄薄的遮着一層雲霧又等一回不好了那毒詈的聲音加劇了接連着一陣子碗盞紛飛扯衣揪髮做起全武行來在這個當兒忽然從臥室裏跑出一個人來面色青裏帶白怒髮冲冠目光凶利對着兩個婦人像惡煞般破口大罵潑婦…賤婢…我一聽那人聲音分明就是鑑人心裏想他剛在家庭勃谿的時候不如停歇兒再來訪他轉念一想我和他是好友不拘形跡知彼知己今天來得湊巧正好去安慰安慰他諒他也不致遷怒於我說不速之客窺探閨內事呢立定了志意兩隻脚也有勁了順手推開了虛掩着的大門一陣子丁令令…丁令令…的門鈴響被裏面聽得了哈哈說也奇怪我這麼一來無意間做了個排難解紛的魯仲連再瞧那廳堂上早已鴉鵲無聲不見一人蹤影我便咳嗽一聲踱進了雙桂庭剛纔瞧見靠牆一張藤椅上怒冲冲睡着一位我的知友鑑人兄鑑人一眼瞧見了我急忙裝出笑容從椅中躍起忽忽的招待我說道鶴影你怎

麼浪跡天涯連我處音信多不給一個害得人朝思暮想魂夢俱勞呢我不免告罪的酬應着他瞧瞧他的眼眶中還包含着一眶愁淚面目憔悴大非昔日之豐腴我不覺破口說了一聲啊喲鑑人默道我瞧破了他的秘密兩臉上推起了一陣紅暈強顏歡笑道鶴影你怎麼失神失志可是見了……我便接着說道我正是見了你的面貌憔悴可憐不知你可身藏暗疾麼唉我常說道做小學教員的簡直是飲鴆自殺他的生涯既清苦他的壽命也短促不過爲社會爲國家不得不犧牲軀殼勞我的精神罷了但是像你又不愛吃又不愛穿做了這神聖不可侵犯的教員更覺可敬現在已經身子怯弱不一定是要親身施教樂育英才能够慨解仁囊嘉惠子弟也就功德無量了唉我說的一番話無非爲知己設想那知鑑人聽了不住的說差了差了我便疑雲密布急於要聽他的後文見他微嗽了三兩聲低低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唉我的病惟有我自己知道幷不是鞠躬盡瘁於教育所致唉終是爲了利慾思想所誤實在又誤在一個家……說到此地他便哽咽住了一時說不出話來眼眶中墮下了無數痛淚倒身在藤椅中嗚嗚咽咽哭個不住我那時宛如鋒刺在背坐立不安要用話去安慰他一時又想不出說什麼話可以使他破涕爲笑只是呆呆地靜立了十分鐘見他的悲苦少殺便乘機道我們多年好友聚首時難

此次溜。返故鄉也不過勾留一二日，便又要勞燕分飛，的不如到酒家去揀一個靜僻所在互吐胸肊罷。鑑人便點了點頭立起身來整了整衣同向酒家而去，果然臨流小閣結構清雅兩人便覓了座位堂官端上幾碟熟菜一壺美酒一遞一盅的對酌起來但是鑑人終覺愁眉深鎖短嘆長吁我便乘機探詢方知剛才那口齒凶刻的少婦便是鑑人的如夫人他目下。已經有了四位公郎和先前四位千金了哈哈兒女盈前正該道賀偏偏鑑人搖首不肯贊成賀意反要我去弔他咳。這不是件奇事麼我便泥他說出納寵的一段豔史來做下酒物鑑人又嘆了一口氣道說什麼豔史簡直是現世報呢好在你我知己我便告訴你聽、罷（以下便是鑑人自述的話。可作納妾的殷鑑。）

咳。前四年我的家庭可算得融融洩洩夫婦間可算得甜甜蜜蜜好比萬里無雲毫沒塵滓的蒼穹那團圞的月娥常向我嘻嘻似的笑着我何等的快樂雖然膝前都是女孩兒家終覺得活潑潑地的可愛可憐我又不憂衣又不憂食高堂巨廈富甲一鄉的紳士子都爲了手裏有了金錢還受着環境的刺激逼我走到黑暗的路上去造了孽便害了自己現在那些朋跟人都痛罵我我倒很感激他們替我懺悔消愆若然聽了我以後一篇的自述還豔羨我左擁右抱鄉占溫柔的恐怕是沒有心肝了

我初見伊的時候綺年玉貌皓齒明眸雖然是粗衣亂服那丰度是不可湮滅的我最愛伊一雙水汪汪的媚眼見了我爲什麼盈盈的一笑攝魄勾魂我早猜着伊是小家碧玉不料他是一個舊官家的侍婢那時我自號風流蘊藉比得上唐六如三笑姻緣不住的探聽伊的情性伊的家世朋友們知道了我的心思我現在終恨着他們不應該來慫恿我和調我使我的膽量增大了做出這不正當的造孽的傷人格的事情朋友們還勉勵我把伊拔出淤泥登之衽席咦那裏知道伊雖然是官門侍婢却是爲了寒苦被父親押給人家的一時沒有身價銀子所以骨肉分離依舊做着人家的奴婢而且伊是有夫之婦呀

我的事兒漸漸兒被妻子知道了一封快信催促我回鄉說着老父病重這是我哥哥恐怕我墮入情網的好意我回鄉了父親仍是無恙着不過妻子的臉色却變了沒有和我說別句話破口兒便責備我不該拋棄糟糠看中了那一家的淫婢你要我死快快的一刀兩斷殺了我倒爽爽快快的不要娶了那淫婢回來把騷腔騷調來露在我面前使我朝夕受你們的磨折還希望你把四個大大小小的女兒一起殺死了等你和淫婢去重做一個家庭多產生幾位公郎能說時便嚎咷大哭把我一時哭呆了我想這事如何被他知道的呢還遮遮飾飾的強辯更惹怒了他的性子逼着我去見父親還差人去邀了我的

岳母來要我把他休了他說看你的臉面可放到什麼去處呢我的岳母也惡很很的詰問我女兒犯了什麼六出之條你要把他拋棄我的父親罵我幾聲畜生說道你要娶妾可不要來向我取錢你就一世的替我住在外邊看你活得下日子麼你的妻子你可不能欺侮便留家裏由我養活着你這逆畜便快快的滾罷他說時青筋滿面血脈震盪氣喘吁吁的唉往常我見父親咳一聲嗽終是擔心的不知道那時怎麼爲物慾所蔽環境所逼便怒冲冲的走了心裏自誓道決定要娶伊決定要娶伊瞧你們奈何我怎的

我仍回到我任職的地方一天走在路上又瞧見了伊見伊如怨如慕的神情定是疑我生了別心我急忙走到他的跟前低低的說了一聲公園下午四點鐘伊就微微的對我一笑頷首自去那一天綠樹陰濃芊綿芳艸地上一抹斜陽照着我和伊的倩影喁喁密誓帶綰同心還有鶯簧燕語做我們定情的樂譜歌着舞着我的心早似着在禮拜堂裏結婚了不過伊的條件却很利害一要和大婦分居二要不分嫡庶和大婦姊妹稱呼我當時迷惑着他的一雙媚眼都允許了他也不顧我夫人肯不肯呢

但是伊是有夫之婦呀唉我便顧不得了我作客他鄉手裏又沒有銀錢怎麼做這勾當呢可憐我掮着一塊紳士兒子的牌子朋友們不怕我將來不還他

們便你也肯借錢給我他也肯借錢給我還加上些好話說我們中國的習俗男子三妻四妾希什麼罕嬖人你儘膽大着做罷有許多朋友還故意的揶揄我激着我說我不幹便是怕老婆咧唉我當時自己的心本是熱得如火一般經得起他們的火上添油麽何況他們都肯借錢給我不是更使我感激得五體投地瞧他們都是黃衫俠客一流呢於是我託了我的姊夫幹這活拆妻的勾當我的姊夫本是個土豪地方上見他的沒一個不畏之如蛇蝎他便替我劃策向伊的主人翁舊官家先納上賄強喚伊的未婚夫立了一張賣妻契據給他三百兩銀子另娶便硬生生把人家的夫婦分離了來遂我的情慾我做這造孽事統計用去千金那許多銀兩不消說得被姊夫和舊官家揩了油去但是我很慷慨很感激他們玉成美事咧怎知他們都是害了我了唉這不是金錢魔力造成的孽麽可憐天見的怎麽把我降生在富庶之家呀

我娶伊了朋友們來賀我祝我不外乎金屋藏嬌天生豔福幾句揄揚語我怎麽聽在耳裏非常甜蜜還賠去了許多酒筵供他們歡呼暢飲一頓大吞大嚼着實又不知傷了幾多生命幾多金錢但是娶了伊到家先前幾天果覺得溫柔鄉樂久而久之也不過如是却精神受着痛苦了朋友來索債了店家來討賬了還有許多流氓不時來敲竹槓了唉我是一個

小學教員月入不過二三十金那裏有金錢去還他們供給他們呢不過人家終說我是富紳之子眼前你的父親不是擁着三四萬資財嗎那裏知道我早不容於父親了這一遍我就急得病了幸而哥哥向父親勸響替我還了這一大注債金仍喚我回家不許閒蕩在外邊把我束縛了自由的身體只是伊便不肯跟我回家我只得央求伊到家後決不使伊吃虧賠了許多不是墮了許多情淚剛才把伊的心軟了允許回家

咳●那知伊回家了醋海掀波日甚一日我的嫡妻忽從娶伊的前有了身孕產生了一個男孩兒伊也產生了一個男孩兒於是人家都來賀喜那知苦了我了抱了大婦的兒子伊就不歡抱了伊的兒子大婦便毒詈雙方的怨氣越結越深從舌戰到用武的地步可憐碗盞壺瓶桌椅櫈凳不幸做了我倪家的勳用傢伙被伊倆人做出氣的東西弄得斷頭折足破體裂膚我員左右做人難精神上受着極大的痛苦那身體怎麼不要孱瘦呢況且一睜開眼從不見他們的和顏悅色總是帶着凜冽肅殺之氣耳朵裏不是叫雞罵狗總是冷嘲熱諷沒一天沒有哭聲咳●我的一顆心碎了現在覺悟左擁右抱那溫柔鄉還酷勝於斷頭臺咧

現在伊們倆各產生了兩個兒子更增上了許多家累大的病了小的病了差不多我做了常貫的醫生

我的心可碎了

常賃的看護婦了兩面遇到還得不到伊們倆的歡容。唉鶴影想到其間怎不教人傷心到極點所以我覺悟那些先前的朋友們都是魔鬼我祇不敢怨着他們還是怨着自己不應該生長豪門有了金錢的潛勢力妄自造孽。唉有時我枕頭邊溼漉漉的都是伊的淚痕中夜岑寂裏還聽得伊的自懺不應該羨慕你們大少爺有財有勢的做姨太太作威作福的我現在受着這淒涼痛苦的滋味反悔不如嫁了那先前的牧豬奴還得着男耕女織夫唱婦隨的樂趣要不然。情願做人家的奴婢打着罵着的爽快。唉我深悔自己不該有美麗的姿容迷惑男子把你的融洩家庭破壞了。唉我害了你了啊喲伊一聲聲的說着淚珠兒一顆、顆的墮着我的心可碎了



小勤

樂天

小勤這個名字是他老主母起的忽忽光陰已是二十年了

小勤本姓王家道原是小康薄薄的也有數十畝田地自他父親故後家業漸漸蕭條小勤八歲時遭了凶年又遇土匪一家大小眼看着就要餓死

那時他老主母先還不肯收留他說是分人家骨肉最是無德後經王家將苦衷說出倘不收留他在家也是餓死依然是要賣的要是一時不愼誤到人販子手內那就不勝其苦了他老主母聽了這番話後方將賣紙改爲當紙並可贖王家只要一有過活無論何時都可來領的

小勤到他老主母家來已是二年有時小勤脾氣倔強他老主母從不責罰反細細譬解給他聽且說你所以倔強是不明事理故我徒生氣不加指導那你不是永無明白的一天了作錯事也然自此小勤被老主母感動得很爲溫柔

小勤每餐吃飯他老主母總要揀幾樣自己吃的菜給他說是如此自杜偸嘴之弊

他老主母家庭原極繁縟常時對家人

講誰家沒有兒女誰家沒有窮富那需兒賣女之時原非得已我們留人兒女的人總要存個是代人養育心不可存個是化錢買得來當奴才使用的心別學那種又志在買來代女僕用稍不如意又隨意鞭撻最可惡的是到了歲數不給他擇配本人好的呢等到廿五六歲嫁一個老頭子本人壞的呢早就引誘家裏小主人不就是和男僕打混或跟人逃跑要是所跟非人必入倡門了

還有以此爲生財之道賣給人作妾那收入的身價不但將當初買價及歷年飯食債清還可盈餘不少在他計算是這十幾年中既有人用又省了雇女僕工食到了臨了還有一筆財發賅無怪乎用婢的日見其多了他老主母說到這裏很感歎不止

小勤十五歲上就替老主母料理家務行事無不恰當旁人看之無不稱這是老主母陶冶的成效

小勤每月也有一元月錢他原不肯要的倒是他老主母說這個裏頭却有大道理在我常見大家子弟一時要買個甚麼上人不給錢因之偷竊的也不知凡幾反將品行弄壞

小勤雖按月領錢從不肯用滿意賺下幾個錢來好回家去看看老母也是他的孝心處被他老主母察著很是歡喜遂將他呼到面前說小勤你到我家來已是十年了我現在已替你尋着一家好人家年齡都相等是正配不過也得寫一封信問問你母親願

意不願意至於當初當你的身價錢我早即沒有這個心要回將來你的粧奩統由我給也不枉你服侍一塲

他老主母今年春秋已是八十仍然精神矍鑠康健如常小勤的兒子也是今年十歲聽說他老主母已預備下許多精巧玩意要頒賜哩

▼妓妾與非妓妾

（定子）

爲妾之苦既不在妓而在小家碧玉妓女嫁人雖亦有遭虐待者然而妓女識見多智謀狡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惟小家碧玉雖受蹂虐而忍氣吞聲狀如無腳之蟹因此鬱鬱自戕其生者不知凡幾也